

年

卷

期

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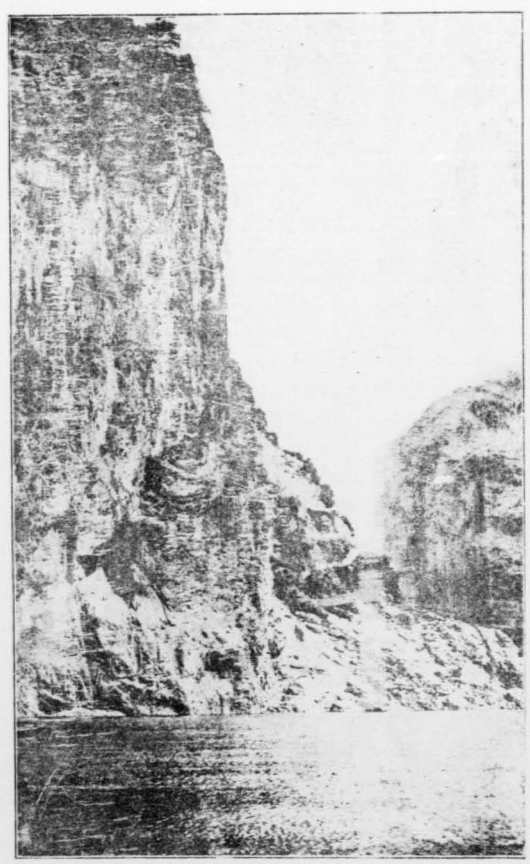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十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太陽之壽命有窮乎？

▽大字之外復有他大字乎？▽他星球上亦有生物乎？

▽天空之星體共有若干？▽日中黑斑，死世界……是什麼？

★
★
★
★

科學大綱

第一編「談天」就可以答復我們這些和他許多的問題。全書三十八篇，記述科學界一切的智識，新穎而精詳。不僅是愛好科學者所必讀，凡是要知道人與世界宇宙的關係，和萬有界一切現象的究竟，都不可不讀這部書。

■全書四巨册 第一册已出

■預約一次交 十二元

四次分交 先交四元後三期各交三元

■預約期限 陽曆六月底截止

樣本

承索

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啓

王正廷博士在法



附和平會議時之影



法國華工青年會之職員

法國華工之墓



壕 戰



小 說 世 界

第 二 卷 第 十 期 錄 目

窮人的錢.....何海鳴

陽關三疊曲

失戀.....淑玉女士

捧腹談

海.....夏時

關於音樂上的我見

妖髻縵首記.....林琴南

街儼記.....禹鐘

西國詩讖戲釋.....秦翰才

星期消遣錄.....趙開

歧路上的華.....錢起八

財產與愛情.....江紅蕉

溺者.....克文

學詩試筆

荒服鴻飛記.....天游

海(續前).....夏時

◀本小一學文衆民贈附期本▶

封面說明	封面題名為
「牛肝馬肺	峽」在歸州
去宜昌約二	百里峽有二。
一似牛肝一	似馬肺故名。
長江水經峽	中急若瀑布。
舟輯至此須	先卸載方能
過云。	

封面說明

「牛肝馬肺

峽」在歸州

去宜昌約二

百里峽有二。

一似牛肝一

似馬肺故名。

長江水經峽

中急若瀑布。

舟輯至此須

先卸載方能

過云。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改卷詳細明瞭

講義豐富精審

教員均係專家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鄱陽第三國民學校校長吳雪航君來函

雪航君居內地常恐不識英文無以應世何幸自入貴社以來六月光陰對於淺近之英文書報已能自由閱讀省跋涉之勞無竭蹶之慮不妨職業而坐得知識之實益函授學社誠大有造於吾人也

▲鎮海王銘懷君來函 銘懷自修畢貴社算

術科第一級後自問於算術一門確有進步迥非曩時茫無頭緒可比此實貴社講義精良註解詳明及諸先生循循善誘有以致之感何如焉

▲天津汪若霞女士來函 霞自畢業北洋女

師範後屢欲繼續研究英文而津門苦無處學習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第三級修業後迄今十月已將第三級功課修完設無應酬旅行等之間斷則五月光陰即可修畢此非自誇聰穎實貴社講義明晰改詳細諸先生教導得法故能令學者以最少時間獲最大效益也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各分館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編輯者與讀者

編輯瑣話



▲這一期的野人記暫且停一期。因插圖未曾製好。只得請閱者諸君下一期再看了。

▲趙開先生譯的星期消遣錄。一共只有十章。趁這回野人記的位置。我們就將這第十章補上。

▲來稿一天多一天。編者當然要一篇篇仔細看過。去。投稿諸君的心理。也不得我們立即答覆。有的隔了幾天。就寫信來催促我們答覆。編者要在這裏聲明一句。以前的稿件。我們已經在這裏預備。或退或收。以後的稿件。只要裏面附有寫好姓名住址的信封。我們一星期內就有回音。

▲龍溪通俗教育會。熱心國事。要求翻印本誌二卷第一期。附刊民衆文學「二十一條」。分贈龍溪同胞。已經本社允可。特此通告。各公團或個人。如欲翻印此書。本館儘可代辦。只收成本。每千本十元。萬本六十元。郵資

在外。

▲小論壇國內文壇雜訊。交換等稿很少。我們很希望多得這一類的稿子。

世界文壇雜訊



▲沙士比亞的劇本是誰寫的。

沙士比亞素來爲人所崇拜。以爲他是英國以利沙伯時代的大文豪。我國的學生。凡讀英文的。無一個不讀他的劇本。現在英國有一種研究沙士比亞文學的。新發現一件奇事。他們說沙士比亞的劇本。不是沙士自己寫的。先前他們以爲是貝康 Lord Bacon 寫的。現在勒福內音教授 Professor LeFevre 說是得爾貝的第六勳爵寫的。最近弄例先生 Mr. Loney 查出來。說是 Oxford 的勳爵寫的。Ward 男爵極表同意。不過他說勒教授的話也不錯。因得爾貝第六勳爵是 Oxlow 勳爵的女婿。女婿或者幫了丈人一點忙。也不爲奇。

就我個人的眼光看去。我還是相信是 Lord Bacon 寫的。若信不過。我們可以仔細將 Bacon 的傳記讀讀。再將今年三月份的 Ladies Home Journal 中的 Twelve Tests on Character 參看一下就明白了。至於弄例同勸教授的話也不能完全推翻。等等再瞻罷。

▲但帝的第六世死日紀念。

但帝 Dante 的文學。自然是受人崇拜的。不過我最崇拜的一點。就是他的勇敢。在但帝的時代（六百年以前）義大利的文豪。都是用拉丁或法文寫文章。就如同我國的文人用艱深的典故詞藻做文章一樣。但是但帝是用本國文字做文章的第一人。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密爾吞在英國文壇上的一番功勞。

今年是但帝死日的第六百年。英國文壇巨子預備搜羅他所有未發現的著作。譯成英文出版。以為紀念。

▲西班牙最幼的寫劇家。

西拉 Menúnez Sierra 生於一八八一年。十七歲。即有劇本出版。已有數種譯成英文。他最著名的劇本。為搖籃歌 Cradle Song (Cancion de Cuna) 可憐的約翰 Poor John 天國 (El Reino de Dios) The Kingdom of God 等等。

▲包天笑先生。遊北京未歸。前會寄來一稿「四等車」已經付排。不日即可登出。

▲直隸獲鹿縣立第一高等小學第十二班文學研究會。對於小說詩歌等等的研究都十分努力。春間有一部成績。寄到我們社裏。要我們批評。無奈事務太忙。簡直沒有一點功夫。只好等等再看。

交 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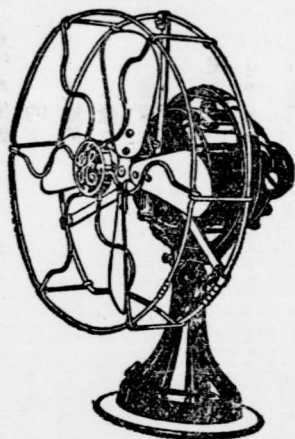


歐美雜誌。種類甚多。若要一份份的定閱起來。不特花費金錢。恐怕也來不及折閱。依我小小的目先看來。我們最好從性之所近。去定閱一二份。譬如婦女家庭雜誌 Ladies Home Journal 成功 Success 文藝界 Literary Digest 禮拜六晚郵 Saturday Evening Post 等等。都是很普通的雜誌。價錢也廉。沒有任何種主義的宣佈 Propaganda 在內。

夏士貢

我們要買一部新書。最好要知道他的內容有價值沒有。不然等於買一捲廢紙。或者還有意外的害處。我每次買一本書。至少要用十五分鐘的功夫。去看他一個大略。然後纔決定買不買。

劉小翠



更無需乎風姨

扇之種類雖多。然皆限於一途。爲用不廣。惟美國奇異電扇。事省風大。用電極省。輕便美觀。堅固耐用。或家庭或商店。或工廠。或事務所。乃至舟車逆旅。戲場飯館。屋內屋外。無往不宜。誠消暑之上品。亦却病之良劑。固不懼彼烈日。更無需乎風姨。從此炎炎長夏。宛如暮春。處處和風。怡性爽神。雖時令在天。而轉移由人。奇異電扇之功。願不偉歟。

各電料店均售

中國上海及各埠美商慎昌洋行

F59



行經將絕之 期及經期既 斷之後請觀



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如何
有益於婦女使
彼等康壯喜樂

奉送忠告婦女小書

中年以上之婦女其難關即在行經將絕之時即經期欲斷而尚未斷之際是也此時身體強健則此後必獲強壯也天下各處婦女在此三十五年之中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力而得平安之幸福於以上所述之時期者已有不可勝計矣蓋如張君來函云如黑龍江省龍江縣行政公署張卓午先生令堂之證書足見價值矣張君來函云如黑龍江省龍江縣行政公署張卓午先生令堂之證書足見價值矣

延醫士之病益加劇友
人歷舉韋廉士大醫生紅
色補丸之功用見告當即
購數瓶按法服用服後無
斷自茲時越七年歷經三
縣屈指今昔氣色儼如兩
人而非體質康固宿疾居
若失矣追源溯流家慈今
日之強健實賴何莫非韋
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
報賜特函鳴謝並無上
家慈小照一頁維希管收
刊登是為至荷閣下之令
堂或尊夫人或令姊妹等
患有婦科疾病祈即購服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不化瘋溼骨痛或血虧腦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張卓午先生

天下人之玉照

茲有精美小書及忠告婦女奉送即須
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
送不取分文



窮人的錢

求幸福齋主

前任某州鎮守使的楊金虎。自從部屬譁變將他閑走以後。他能官棄職。忽然打起「還我初服棄甲歸農」的招牌。挾着他平日所刮下來的民膏民脂軍餉軍糧。約莫有一二百萬元的光景。回轉他的故鄉本土。當起土財主來。他自以為爲很精密的佈置。事先把他那祖遺的舊茅屋。擴充些地盤。重新翻造一所堅大的住宅。像一所城寨模樣。周圍築起高而且厚的牆壁。四角角上又築些城垛和角樓之類。每角置大砲一尊。其餘牆上也開了無數的槍眼。大門外邊。又關了一條小小護城河。灑些湖水進去。在

上面建一道弓橋。爲來往出入要道。住宅以內。又養着二三十名武士。都是從前楊金虎當軍官時的舊部。槍砲子彈。無不現成。替他守着這城堡式的新宅。這因爲鄉下土匪很多。他爲着自衛其私人財產起見。是不能不如此設防的。況且他還是個將軍咧。一所將軍第。也不可沒有這些威武的場面。

他經營好住宅以外。便從事收買田產。把鄰近村子裏的田地。收買下一千多頃。分給把附近農民去種植。作爲是他的佃戶。每年收成時候。就分頭去收租穀。一般佃戶與

他交往得久了。都尊他一聲大地主。那種恭敬他服從他的情形。比平日軍士們敬禮將軍服從司令還來得真切。因為軍士尚有譁變的時候。這些佃戶——農民——是永遠不敢反抗地主的。他高高在上。蹲在城堡式住宅裏。每年向佃戶要租穀或租穀折合下來的錢。從沒有敢遲延一兩天或少付一二文的。他的命令和權威。真比從前做將軍做司令時還大還靈。他想起來非常滿足。很覺得他這法子好。比那些躲在租界中受外國人惡氣的舊同事。總算舒服得多了。

但他這種土皇帝。日子當得久了。也不免有些厭倦和寂寞。雖說鎮日在家裏豐衣足食。自奉甚不菲薄。又有幾位心愛的姨太太陪着。不愁沒有樂趣。但每天穿衣吃飯。抽煙。陪姨太太。全是些刻板文章。弄久了自然無味。一時寂寞起來。很想找幾位朋友談談。無如他住在這交通不便的鄉下。從前的老同事老朋友。誰耐煩走這麼遠的路來看望他。手下人等。如賬房書記衛隊長馬弁護兵等等。又

全是把上司看待他。老遠見了他來。立正行軍禮。必恭必敬。像一個石頭人立在那裏。他雖有時紆尊降貴。找些閒話與他們談。但都不敢放肆與他自由談話。問一句。答一聲。全都是些應聲蟲。逗不出什麼談鋒來。反而覺得討厭。他於是常向莊外散步。打算從農民隊裏。交幾位不拘形迹的朋友。好領略些友生之樂。但這個願望終於達不到。因為他莊前莊後的農民。全是他的佃戶。一向把他當大地主看待。自居於農奴的地位。比一千賬房書記衛隊長馬弁護兵等等還加二的誠惶誠恐。看待他簡直像皇帝一樣。見他走了出來。年紀輕膽子小一點的。全沒命的飛跑。如躲避什麼吃人的老虎一般。不敢與他見面。那年紀大一點。歷事多一點的人。雖不為那無意識的逃跑。但依然是必恭必敬的垂手拱立。隨語答話。絕不敢與他同在樹陰底下。席地而坐。談論什麼今古。更不敢不自揣量。與他稱兄道弟。結什麼八拜之交。就是他睜開貴眼。看看那些土老頭兒。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衣履又全不整齊。也自

覺得與這些人做朋友，未免太失身分。即使勉強去交，亦得不着甚麼意味的。便不由嘆一口氣道：「究竟這些窮人的爲人，是一無足取，不可交的。」

過了些時，他另外想好了一個行樂的法子，買了幾匹好馬，常常騎出去重溫舊日的馬術。又買了幾頭獵犬，帶出去到隣近山上去打獵。他究竟是幹過軍營中的生活的，所以騎馬打獵這些事，很合他的脾胃。無事之時，刷洗他那些聳着耳朵的馬，撫摩他那些搖着尾巴的狗，擎犬馬當做人一般看待，也相對着自言自語。如彼此對話一般。心想：這些家畜，能通人性，又善討人喜歡，比那些莊外的窮人還可愛可親咧。

有一次，他騎着馬帶着狗，正在山上打獵。忽然大雨傾盆一般下了來。他快馬加鞭，跑到山下去躲雨。遠遠看見山窩裏有茅屋，急忙馳往。卻仍是他手下佃戶的屋子。那個佃戶見大地主爲躲雨而來，也顧不得雨大兩小，趕忙地一家老幼全奔了出來，迎頭接住，恭請大地主到屋子裏

面去坐。他在門外邊向屋裏張望了一下，只見裏面黑黢黢的光線很不充足。臆子開得不多，濕氣和霉氣，全從這小小的門口噴了出來。嗅在鼻孔裏好不難受。他眉頭一縐，懶懶地答道：「算了罷。這屋子裏空氣太壞，我進去蹲不慣。不如就在這外邊屋簷下坐一坐，等雨住了馬上就走罷。」那個佃戶見地主嫌他屋子髒，也自知道委實是一所髒屋子，不足以容貴人，便趕忙搬過兩條大板凳，放在屋簷下。暫請大地主就在這裏小坐。他一屁股坐下去，對着亂箭一般的雨點發愁。又暗暗想道：「窮人的屋子，也不是我們富人所可一日居的啊……想罷，似乎那屋中的臭氣，仍不住的刺戟他的鼻孔。於是他又暗暗嘆道：「連窮人屋子裏面的空氣，也非常不討人喜歡咧。」

那不知進退的佃戶，好容易望到貴人光降，使他蓬蓽生光，便恍如接着什麼福祿財神一般。那有不想特別巴結格外討好的道理。一眼見他身上衣服被雨打得通濕，便趕忙說道：「濕衣服穿在身上是容易招病的，快脫下來換

一件罷。在佃戶們忠心爲主，以爲理當如此，便不暇請示，就急急鑽進那空氣污濁的屋子裏，摸索了好一會，捧出一件八成新的深藍棉布大褂，還是五年前製的。除了新年新節或到親戚家做客以外，穿的回數并不多。不是孝敬大地主，還捨不得獻出來咧。那知送到他面前，他打量了一下，先覺得這衣的式樣和顏色甚是難看，再無意的嗅了一嗅，也有一種霉氣撲鼻，便趕忙搖手道：「我不要換，你們快掣開些。」那個戶不敢相強，便仍然捧進去，樂得保留着這件好衣。雖說大地主看不上眼，但佃戶們還以爲是傳家之寶咧。且除了這件以外，再也不能另找出一件，可以使大地主看得上眼的，也就祇索罷了。然而他卻又暗暗納悶道：窮人的衣服，怎麼也是我們穿不來的。又一會，雨還下得不見注，佃戶怕大地主渴了，特地煮好了一壺開水，端起一隻粗碗，放下些茶葉末，送上一盞茶來。他呷了一口，覺着有些鍋焦氣，不如家裏的雨前龍井茶好喝。搖搖頭又不用了。那個戶見他究竟呷了些，以爲

他對於吃的東西，不至於十分堅拒，看看已到晌午，正是農民用午飯時候。料想大地主一樣有肚腸臟腑。此時必定飢餓了。就又吩咐女人們快些煮飯，打算留大地主在家裏用午餐。這是請也請不來的啊。沒有菜，宰隻雞罷。鄉村裏買不着上好魚肉，又兼之臨時趕辦，多添菜也來不及。只好宰一隻雞聊爲表示敬意，或者大地主可以原諒。不至於以怠慢見責。但這一下子把佃戶的老婆弄得手忙腳亂。雖十分小心的想把米飯燜得爛熟，把雞肉煮得爛脆。但恐大地主肚子餓了不耐煩久待，又恐怕天不作美，忽然把雨住了，不代他們留客，只索急急的將飯菜胡乱烹調好，一齊端了出來。請大地主賞用。那個戶嘴裏噙哩咕嚕，不成片段。還說了許多對不住的話。但他看了看那米飯的顏色，是紅而且黃，粗而且糙，不比自己家裏米白。而且一粒粒的小黃沙，在飯碗中陳列着，隱約可見。恐怕吃起來打了牙子。再一看那碗非燜非煮，非炒非蒸的雞，一大塊一大塊的擺在碗裏，瘳瘳可怕。就是那盛雞的

碗也醜不堪。本來不想吃的。不過肚子着實有些餓了。姑且嘗一塊罷。及夾了一塊起來往口裏送。又覺得味太鹹了。實是不好吃得。便將竹箸放下。微笑道。還不餓。你們自己用罷。……這一句話不打緊。頓教那個戶一霎時冷了半截。暗暗叫苦道。可惜我一隻肥雞。若不是爲孝敬大地主。誰捨得宰了來做下飯菜。如今雞已宰了。大地主還嫌味不好。不肯吃。豈不白白糟蹋了一隻雞嗎。不想特別賣好而討不着好。真正痛心得很。然而他大模大樣的。也在那裏胡思亂想。道。一樣的好食物。從窮人手中烹調下來。就那樣難下箸。看起來窮人的食物。也沾着窮氣。上不了檯面啊。

再一會。雨點畢竟有個住時。他立起身來。倒吁一口氣。急忙騎着馬牽着犬回去。好像蒼天從地獄一般的窮人窟穴中將他赦免。只想早離開這些窮人一刻。便可早得一刻的安甯。行色匆匆。也無暇與這些窮人稱謝道別了。在這些佃戶想念之中。以爲大地主在這裏耽擱這些時候。

好比真命天子落難一樣。已經是委屈萬分了。只怨自己一千人向來沒會辦過這樣上差。不能使大地主得着片時片刻的安適。大地主不降罪。已是萬幸。更那裏敢怪大地主不向他們稱謝道別。而且腦經中亦絕無此種意念。內中有一個佃戶說。這裏剛拌好一大碗雞骨頭飯。預備給獵狗吃的。讓狗吃了去罷。但那狗見主人已跨到馬背上。知道要出發了。嗚嗚的幾聲。對那碗雞骨頭飯。正眼都不覷上一覷。只顧在主人馬屁股後頭。跳躍而去。那個戶沒精打采。站在門外邊送他們。等他們走過一箭之地。才慢慢地回過頭來。對同伴中人發出一響很不自然的笑聲來道。你看他們富人家的狗。也知道嫌窮。不肯吃我們窮人家的飯。

此後又過了半年之久。種莊家的收成的時期到了。同時那當大地主的不勞而獲。也收起租穀來。楊金虎爲人精細。在這時候早已傳命下去。令各個戶務須到期納租。不准短欠。而且指明要現錢。按租穀多少穀價若干折合下

來。送到本將軍第交納。他便格外賣力氣。成天的蹲在賬房裏。親自檢點這些進款。除了雇用兩個人替他點數。另書記替他寫賬外。每一筆賬每一塊錢概須由他親手過目。恐怕底下人作弊侵蝕他的。雖說未免太辛苦點。然而從來在軍營裏。關於兵餉軍糧等項。都是這樣親自動手慣了的。不然。又那裏能夠盤剝下今天這筆大財產。如今照例爲錢出力。是圖的下半世的生活。自然更須認真了。那一家家的佃戶。辛苦了大半年。好容易掙出這點血汗的收成。倒要孝敬一大半與地主。心裏何嘗捨得。但地主的命令和權威可怕。誰也不敢有絲毫抵抗。只索忍着痛。帶着錢。親自到地主家中來交納。雖平日見着地主是非常害怕的。但此次親自把錢交上去。可免大地主身邊那羣豪奴的敲索。與地主固無損。與佃戶却有益。大地主都以爲這是揚大地主體諒窮人的善政。倒很樂意的擎着錢與大地主當面成交。

佃戶走進來交款。其中鈔票也有。現洋也有。小銀毫和銅幣也有。有的用報紙一封封包着。有的用青布搭襪包紮好。一一攤在他面前解開來。除了銅臭撲鼻以外。那些佃戶身上發洩出來的汗臭。及青布搭襪上積下來的霉氣。都很爲刺鼻。有時又見幾個佃戶只顧用手背拭他額角上的汗珠兒。也不知道是他們過於疲乏了。還是捨不得錢急成那個樣子。在他看來。總覺這些窮人可厭罷了。不過同時一眼又看見那許多送進門來的金錢。又覺那些亮晃晃響鑼鑼花綠綠的東西。實在令人可愛。至於那些錢幣。是不是農民血汗換來。上面有沒有血腥氣。送來的時候。戀戀不捨。儘管放在手裏摩弄。是否又沾有窮氣在上。他却无暇顧慮了。就算那些窮人討厭。一時念在錢分上。也只好暫受片時之苦。與那些窮人多周旋一回。及到晚間。交款的農民逐一散去。他賬桌上的洋錢鈔票。已堆滿了一大桌。他靜默默地獨自一個人。坐在桌邊。重新撫玩一回。點數一下。越看越愛。越點越高興。有時輕輕

擎起兩塊雪白光亮的銀幣。向耳邊丁丁敲幾下。簡直像
 聽着什麼高尚的音樂。其聲清澈。可以補腦沁脾。神經中
 受了錢幣的催眠作用。不由迷糊糊地自己答應了自己
 的一個問題道。據我平生的經驗看來。天地間的窮人。很
 少可取之處。譬如窮人的爲人不可交。窮人的屋子不可
 居。窮人屋中的空氣不可嗅。窮人的衣服不可穿。窮人的
 食物不可吃。我那一件沒經歷過。不想今天所收窮人的
 錢。卻甚是可愛。由此看來。我們富人對於窮人。別樣都該
 拒絕。惟有窮人的錢大可歡迎。沒有窮人的錢。又那裏能
 助長富人的富。我倒要把這幾句話寫成格言。傳給我的
 兒孫。教他們了解此中真理。

（諺）

（語）

（考）

（章）

（梅）

（魂）

單鎗匹馬 慧覺謂皓泰曰。埋兵掉門。未是家。作匹馬單鎗。便請相見。（五燈會元）

半斤八兩 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又一個重半斤。又一個重八兩。（五燈會元）

手舞足蹈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

令人掩鼻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孟子）

自怨自艾 太甲自怨自艾。（孟子）

自暴自棄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孟子）

造言生事 好事者爲之也。（孟子）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朱註）

陽 關 三 疊 曲 (第二疊) 林履彬 (未完)



6 1 2 1 3 2 | 2 - 5 6 5 | 3 5 3 2 1 2 2 3 | 1 2 1 6 7 7 6

五上尺上工尺尺 六五六工六工尺上尺尺工 上尺上五乙乙五
 色荷會甸匹匡 巷六笱正 簾弁テ 巷テ弁池簾簾葛六笱曹簾 弁テ 荷
 渭城朝雨浥輕 塵， 客 舍 青 青 柳 色 新， 勸 君 更 盡



3 5 5 1 2 3 5 | 3 2 1 2 2 - | 5 5 3 5 3 2 | 2 2 3 1 1 7

工六六上尺工六 工尺上尺尺 六六工六工尺 尺尺工上上乙
 盡 菱 簾 芍 三 荷 葛 六 七 盡 巷 菱 葛 六 笱 簾 弁 池 簾 葛 笱 德 曹 葛
 一 杯 酒， 西 出 陽 關 無 故 人， 擔 頭 行 李， 沙 頭 酒 樽，



1 2 1 6 1 | 2 6 6 1 6 6 5 6 5 6 | 3 3 2 1 6 | 1 1 - 1

上尺上五上 上 五五 五五五六五六五 工工尺上五 上上
 盡
 攜 酒 在 長 亭， 尺 咫 千 里 未 飲 心 已 先 醉， 此 恨 有 誰 知，



3 1 2 - | 3 1 2 - | 3 3 1 2 - | 6 5 6 - | 6 5 6 - ||

工上尺工上尺 工工上尺 五六五五六五 五六五 五六五
 盡
 情 最 深， 情 最 深， 情 意 最 深， 不 忍 離， 不 忍 分。



失戀

淑玉女士

王秉鐸是當代的大音樂家並且是音樂專門學校的教授；有一天，他正在整理他的古樂學講義，僕人李忠拿進婦人的名刺給他，並且說：「……據門口這個婦人自己說，她在十五年前和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她現在剛從天津來，有特別要緊事來拜訪先生。」王秉鐸看了那張名刺，絲毫不猶豫的吩咐李忠道：「你請她進來！」

王秉鐸延見這個婦人，也和延見其他的來客一樣；照例是講幾句套話，然後纔談到所要接洽的事體。他們雖是多年的好友，但因許久沒有什麼往來，所以總難免有一點生疏的。他們談不到兩刻鐘那個剛從天津來的婦人便告辭去了。

一個女訪客拜一個音樂家本是現在一件極平常

的事，而尤其是在王秉鐸家裏更算不得什麼稀奇；不過這個特地從天津來的女客匆匆談了不到兩刻鐘便告別而去，却惹起王秉鐸夫人的好奇心，執意要源源本本的根問清楚。

「這個女朋友的往事我到記得很清楚的，」王秉鐸靠在安樂椅上撚着鬚鬚說：「她是濟南女子師範的畢業生，名叫魏亞芬。卒業之後，就在濟南城裏一個職業學校充當教員。那時，鍾鳳鳴先生是在濟南一個報館裏當編輯，和魏亞芬是極親密的朋友。彼時我也在濟南讀書和鍾先生早已認識，因之和魏亞芬女士也成了間接的朋友。有一次，鍾先生依了我們三數人的勸告，直接給她寫了一封求婚的信，但是表面上並沒有說出求婚，祇說

是要交換書包。」

王秉鐸夫人很不了解交換書包怎樣便算是求婚的表示，即刻插嘴問道：「換書包的信怎樣講呵？」

「這其中也有一個故事，」王秉鐸笑着說。「她會做過一篇小說，大意是一個男學生愛上他的女同學，要求把他們的書包互相交換，便算是一種訂婚的表示。這篇小說曾在鍾先生的報上發表過；後來鍾先生給她信時不直接說向她求婚，偏引用交換書包的典故。不過她的性情有點奇怪，裝作沒有接到他這封信，竟把他這求婚事無形拒絕了。」

在這裏，王秉鐸的敘述剛剛一歇，他的夫人便又插嘴問道：

「但是她，爲什麼要這樣的拒絕呢？」

王秉鐸轉身坐在安樂椅上絮叨叨的答道：「爲什麼她要這樣的拒絕；我一點都不知道！不過我們男朋友聚在一塊時，也不斷的研究這個問題；有人說是年歲太

差池；又有人說是財富不相當；也有人說現在尙非結婚時期，定是要以待將來的。究竟是爲了那一種原因；到現在我還不能說定的。」

「自從拒婚以後，」王秉鐸接着講下去；鍾先生很有些懷疑，漸覺得魏亞芬女士對他總有些不真誠，並且也承認女子實是有不可解的心理；復從懷疑上漸漸對她露出不滿意的表示。也許魏女士察覺了；不久她的母親邀請鍾先生於每星期一三五等日到她家裏去教她的妹妹學習英文；鍾先生和魏亞芬女士見面的機會比較尋常增多，於是鍾先生在拒婚後所發生的懷疑便漸漸的消滅了。」

王秉鐸這樣講着，已由笑嘻嘻的神情改到頗莊重的態度了。他的夫人不覺焦急起來，趕着插嘴問道：「後來又怎樣呢，剛纔她來拜訪你又是怎樣呢？我希望你簡單單的說出；我所願知道的祇是個大概罷了。請你接着講罷！」王秉鐸裝出很不以爲然的面孔說道：「要是

簡單着說，那麼兩句話便可以講完的！不過我若講得這樣簡略，你定覺不能滿足，非要詳細盤問不可。因為我對於這事，自覺曉得極詳細，所以也願意讓你和我所知道的整整相等。」他的夫人竟被最後這句話惹得發笑了，並且說，「好好，任你隨便詳細講就是了！」一面說着，一面坐在沙發上，表示她能聽得很持久的神情。

「不想那時魏亞芬女士認爲有些改變——她和我個新回國的留學生正在祕密進行訂婚——這件事不但鍾先生不會曉得個蹤影，即連我們那局外的三數友人，也一些兒都不曉得呵！有一天，大約是冬至節，報館裏停刊一日，學校裏放假一天，鍾先生起床很早，他不曾告訴報館的任何同事，便悄悄地單身自己去拜訪魏亞芬女士。魏亞芬那天起床亦不甚晚；因為他們預先商訂妥了要在冬至節那天上午，在魏家開一個長時間的譚話會。起初他們所談論的大半是關於朋友們的得失，或是社會上的新問題，但不久便談到他們自身了。鍾先生很

鄭重的把他所希望的將來告訴她——他希望成一個詩人，不願作一個畫家；並且勸告魏亞芬女士，希望她也要這樣設想，以便得到精神上的互助及將來變成終身的伴侶！鍾先生這樣對一個沒有結婚的女子講，自難免顯着有點唐突；不過在鍾先生心裏或者以爲正是極適宜的勉勵語；因為他覺着魏亞芬女士已是他極親密的女友了。但是魏女士聽了這些勉勵語，反而十二分不自安了；她並不是嫌鍾先生這樣講話太唐突，實是覺得這樣裝腔作態的順口答應了鍾先生的期許總是有點抱歉；因為那時她和那留學生訂婚的進行已有八九成可實現了，並且又有二十幾封留學生新近給她討論訂婚的信，正在靠近鍾先生身旁那個抽屜裏亂放着。萬一鍾先生無意間拉開抽屜，追問那二十幾封信是「誰給你來的？」時，豈不要羞煞了魏亞芬，而後悔死鍾先生嗎？鍾先生剛一去時，魏女士很覺得信放抽屜裏終是不妥；所以她一面談着話，一面總惦念着那幾十封信終不如預先

拿去好；更加以鍾先生這樣親密的期許她的終身，越發使她不能自安，止不住一片片紅暈，霎時間佔據了她的雙頰。鍾先生終究是個詩人，他竟絲毫不曾察覺，他講得越發起勁，魏女士越發不能自安。最後魏女士勉強用別的應酬話把這種議論岔開，終於談了些不關他們自身的事體，算把這個冬至節談話會脫過了。」

「冬至節的第二天，鍾先生便接到辭退教授英文的信；大意說她的妹妹因病不能繼續學習英文了，並且從別的方面，鍾先生也得到魏女士辭去職業學校教員的消息。鍾先生曾一再去信質問她，但始終沒有接到她的回信！」

長時間的談話使得王秉鐸教授已有倦容的表現；於是他重新把他的上身移動一下，很暢快的說道：「以後的事我便不甚曉得了。聽說魏亞芬女士不久和那個留學生從訂婚而結婚了！我和鍾先生不久也都離開濟南，所以他們結婚後的狀況，我便不大明瞭，而且也不希

望再明瞭了。這還是十五年前的事！她今天從天津來北京，據說已和她那留學生的丈夫離婚了；這次來京，是要找鍾鳳鳴的，但她祇曉得鍾先生是大學的教授，而不知道他的住宅，所以纔來問我探詢的。」

王秉鐸講到這裏已覺得很詳盡了；但是他的夫人好像受了一些感動似的，遲疑了又遲疑的問道：「那麼，她找鍾先生……又要怎樣呢？」

「那些我就知道了！」

「她找鍾先生……又要怎樣呢？」王秉鐸夫人心裏這樣想着，嘴裏也隨着這樣說出。「重提結婚罷，似乎也不很適宜了；鍾先生是希望着獨身的詩人，而且年紀也太不相宜了……可是我很希望他們能夠互相諒解，重新做他們交換書包的運動；」她這樣講話時已不覺微微地笑了。

○ ○ ○
「我那十五年前要求你換書包的信，爲什麼到現

在纔送到你那裏呢？這是鍾鳳鳴教授延見魏亞芬女士時所發出的真切的問話。

「遲送這封信並不是綠衣人的過錯，實是偶然而發生的很稀奇的事。據郵差告訴我們說，這封信不曉得是在何年何月投入信箱的，信封已被鐵鏽侵蝕的變成褐黃色了，因為這封信挾在信箱的壁間，所以歷年收信都不曾把他收去。上月他們郵務管理局要把街上的信箱通都更換新的；却想不到於毀壞一個舊信箱時竟發現人這樣一封不知年月的信。幸虧我的哥哥還在濟南我們的老家住；他把你這封信加封寄給我的。」魏亞芬女士爽爽快快的說。

「這件事恐怕是自然使其然，我們人類是被自然戲弄了；當那時，我聽到你和你的丈夫結婚的消息，萬萬想不到你竟未曾接到那封信，祇在暗暗中承認我是個失戀的人了！我不會夢想在人世間還能再見到你，更不料我這副不健全的眼睛還能看到你允許我交換書

包的信。不過現在我是十分願意順從自然的；所以我希望我們總不要違反自然，終於這樁換書包的故事算是我們自傳中一段有趣的敘述罷。」

「我們實現換書包的故事，不見得是違反自然呵！」

「但是，現在你是有丈夫的婦人了！」

「丈夫和我已經離婚了，那一方面我敢担保不會再發生問題的！」

「但是，現在我已失了候的桃李呵！」

「不見得，並且也不成問題。」

「那麼，你要我怎樣辦呢？」

「我希望你追認你在十五年前寫給我的信繼續有效。」魏亞芬女士講這話時，已露出頗覺麻煩的神情。

「但是……」

魏亞芬女士十分討厭「但是」以下的話，並且很怕他又發揮什麼「自然」便搶着講句肯定的話——「我所希望的是繼續着十五年前做朋友，而且終於我們是

朋友呵！

「不過我是失戀隊裏的灰衣人，又怎敢妄想人世

「堅決而無活動之餘地的鍾教授所持之態度已，在最
後這句話裏使魏亞芬女士曉得是絕望了。」

間再有我的女友呵！終於你我都投降在失戀的旗下罷！

十二，四，二十，於北京。

▲特徵

憶秋生

一個亂髮蓬蓬，變了眼色的婦人跑到警察署裏來，

「我的丈夫以前常常說要跳河尋死，這兩天不知道跑往什麼地方去了，請你淘河來搜尋罷。」

她奮哭地大聲說了。

警察——萬一在河裏發現屍骸，你丈夫有沒有什麼特徵呢？

婦人躊躇一下想了半會，臉上現出滿足的樣子說道：

「他是個鬍子。」

▲針鋒相對

一個非常吝嗇的老頭子，困於病魔，去問朋友介紹一個良醫，朋友就對他舉了一個專門家的名字。

「這位醫生取費很高嗎？」病人問着說。

「不算頂高。初次去四塊錢，以後，無論去幾回每回只要二元。」

老頭子即刻走到醫生的診察室去，剛剛鑽進去，連忙拿出兩塊錢來說道：「先生，又來攪擾你了。」

醫生靜靜地把錢放入抽斗中鎖好。病人在旁邊等着，以為這次就要來看他的病了。等了好久，說道：

「先生請給我看罷。」

伶俐的醫生答道：「我想不必再看，你的病沒有再看的必要，只消仍去喫以前開的藥就行了。再會罷。」

華 吞 電 燈 泡



光線足
價相巧

最省電
最耐用

上海江西路四號西門子電機廠謹白
電話中央四七五六一八

小(25)

女界至寶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國老藥鋪○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小(2)

滋補適口 世無其匹

老人牌桂格麥片為滋補而經濟之惟一食品在歐美老少歡迎無人不食其調製之品以牛乳及白糖最為通行惟中西嗜好各異不可強同本公司特就中國烹調之有經驗者徵求意見三月以來所得甚夥茲擇其中最適口者表而出之以供同好



各埠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買勒洋行經理

(一) 甜食

牛乳與白糖 麥片煮成後入之
蓮心與白糖 先將蓮心煮熟於麥片將熟時和糖入之

胡桃與白糖 將胡桃或杏仁研細於麥片將熟時和糖調入之
杏仁與白糖 同上
荔枝或桂圓 與麥片同煮煮成後調以白糖

(二) 鹹食

雞肉 先將雞肉切細和以醬油煮熟成熱然後再與麥片同煮

火 將火腿切細與麥片同煮煮成時調以醬油少許

蝦 乾 將蝦乾與麥片同煮煮成後調以豬油醬油或再加蔥少許

雞蛋 將雞蛋調勻於麥片將熟時入之

蔬菜 素食者可將金冬菜或榨菜等切細調入之

(三) 煎食

豬油及蔥 麥片煮時應使純厚煮成後加以豬油及蔥俟其冷切之成片用油煎之即成

嗜甜者可入以果實嗜鹹者可加以肉類無不味美適口煮法同前

美適口煮法同前



希臘 故事 海

(A. Karkarisas)

夏時

(一)

我的父親——但願埋他的海水，都變成聖潔油膏——
決不願意我做一個水手。

他說：「我的孩子，離開些！離開這輪着的怪物！伊毫無信實和恩惠。你可以崇拜伊——恭敬伊——伊也決不捨棄伊的宗旨。你決不要去聽伊的假笑和無限金銀的期約。早晚伊總要爲你掘一個墳墓，或是將你拋在一個荒蕪的世界中，除了你自身的骨頭和皮膚外，毫無所有。海或女人——同是一樣！」

這幾句話是一個終身在船上生活的人說的；他的父親和曾祖都死在海中。也不只他一人是這個意思。其他的一些島上老人，老於航海的事，和些年青手上還有

硬結的人，當他們在咖啡店裏吸着水煙，聚談的當兒，都搖着頭嘆息說道：「海上再也沒有吃飯的餘地了。倘若在旱地上，有一棵葡萄樹，我也情願棄去這種生活。」

其中的真意，乃是他們當中的人，有很多錢，不但能買一棵葡萄樹，就是買一全島的葡萄樹也足夠。不過他們的錢，都在海裏用去了。他們却彼此競爭，看誰能造頂大的船，誰能先做船主，我聽見他們的這些話，又看見他們所做的，完全與所說的相反，真叫我不能參透個中的祕密。我自己對自己說：「上帝的吹息，和「無限者」發下來的權力，是要將許多的人拖下去，使他逆着自己的意旨，捲到海中去，正如狂怒的北風，激起波浪，將磐石的碎片擊下，捲到海中去一樣。」

但是，這同樣的鼓舞，也吸引向這條路走着。你可以說我的第一步就是在水中。我的第一幕戲，就是一個盛豆的

桶子，當中豎着一根棍，當作船桅；兩根線當繩子；一張紙當篷；我的幻想就是將這個豆桶當作三層艙的小帆船。

我很激動的將這船推到水中，幻想我在船上。自然我一放手，船就沉到水底去了，我又趕着用木頭再製一個。我的船塢是在聖尼可拉的一個小碼頭中。我將船推到海裏去的時候，我就見水進口，波浪就將船打到很遠的所

在去了。後來我先學搖船，後學遊水。我所缺少的，就是一片魚鱗。

水手們聽見我見水，就如同一隻水鴨一樣，就笑着對我

說道：「布銳罕！你將來一定使我們懷慚啊！」

我因這些話，變得很驕傲，希望將來有一天應驗他們的預言。我記得我正十七歲的時候，就拋了書本，永遠不用了。我覺沒有一件事能答覆我的願望，環繞我的各種事，無論是死或是活的，都做聲對我說些故事：水手因太陽

的薰蒸，臉皮變作棕色，老人同他的回憶，成疊的木頭和他們的故事，童女和歌：

「身濺浪花兮，吾之小船主何其美；

手掌舵兮，身穿白衣。」

這個歌，我在搖籃中，即已聽得爛熟，我覺得就如同一首引我們島上的人到海裏尋生活去的讚美歌。我的魂夢，也是巴不得將來成爲一個船主，衣爲浪花所濕，手掌船舵。那時我當然是一個美且壯的人——一個真男子。我必定成爲島上最驕傲之人，必爲個個女郎所愛。

是啊，我實在愛這個海！有時我瞧着伊從大地上展開，與蔚藍色的天邊混合着，如同海神的廣場，平坦沉靜，含着

一種祕密，是我急於要知道的。有時候我又瞧着伊發了

瘋似的，用白沫擊打海岸，怒濤騰於岸脊之上，擊着大磐

石的洞，發出如雷的吼聲，就像要鑽穿地心，將其中的火焰都洒滅他似的。這件事使我迷戀着，我便跑去與伊遊戲，激起伊的怒，使伊來追逐我，攻擊我，用浪花濺在我身

上——我們可以挑逗伊，如同挑逗被鏈鎖住的猛獸一

掙命而死。

樣。有時我瞧着一隻船起碇，開出碼頭，往大海裏行着，水

到底我不能制服自己了。我父親同着伴侶航海他去了。

手工作的歡呼聲，和婦女們搖着手帕送別的事；我的靈

我叔父加利節司正要開船到黑海去。我摟住他的頸子，

魂，也就如同孤另的雀子隨着羣飛去了。黑灰色的篷，鼓

母親怕我因此得病，就幫我討情。他纔應允帶我同去。

滿了風，篷索映在天涯，如同刻畫的線似的。船尾的小旗，

他說道：「我可以帶你去，但你須要做工。航海的船，應當

映在藍色的天空，作金黃色，好像招呼我同着一路去，應

小心招呼，不像打魚的船，只預備吃和睡。」

許我新地，新人，財寶，快樂，和奇異的香吻，這些事，雖然我

我很怕我的叔父。他待我也如同待水手一樣兇蠻。人都

那時不大明白，却滿滿的貯在心中，好像我父親遺留下

怕在他手下做事。他們常說：「寧可做阿利節的奴僕，不

來的幸福一樣。故此日夜心裏不想別事，單望有一天能

情願做加利節司的水手。」他不但對於他們的工作上

乘風航海他往。島上雖然常有沉船的消息，人人心上常

非常嚴厲，就是他們的食物和工資，他也非常苛刻，他爲

有淹死人的憂愁，這種深愁，帶在有皺紋的臉上和海邊

水手們貯藏的，盡是鹹牛肉，乾魚，粗麥粉，還潮的餅干，發

小鵝卵石上面，居然在街上我常常碰見死人的孤兒，如

醇的牛酪。他除了命令發誓或責罵以外，決不說話。只有

同一個興盛房屋毀壞後的一張木板一樣，也看見婦人

尋不着別的機會的人，纔肯受他的僱。因此我知道我這

穿着黑衣，拋留無數的情人，無人安慰，聽見沈船中逃出

一次去也不是什麼好時候。但是海引誘我去，也顧不着

性命的人所講的慘事等等；就是在這當中，我還憂愁，妒

別的了。

嫉沒有同他們一路遭遇這件事，使我的情人，憂的發暈

我說道：「只要你帶我上船，我必定盡力做你要我做的

工。

我要踐我的前言，便起首做工。攀桅杆的繩梯，就是我的生活。我愈登得高，心裏愈急於上登。或者我叔父故意要將這件苦工難我，使我知道水手的生活，是何等的艱難，好讓我心灰意懶。他命我洗刷船艙，修篷，絞繩子，扯篷，落篷，上貨下貨，油漆等事。我件件都奮勇去做。奮勇爭先！我怕什麼呢？我爬到最高的桅上，用脚尖立着，往下瞧着這

汪汪的大海。讓出空間來，讓我們前進，我很滿意，就算達到我的目的了；我滿心醉樂，覺得我自己，就好像大鳥展着翅膀，在天空飛翔一樣。我如同中了魔似的。滿心憐恤其餘的世界和住在旱地上的人。我瞧他們就如同螻蛄，蜿蜒的蛇，慢慢爬着的龜，負着他們永遠不能脫去的殼似的。

我常常說道：「噯，他們以為他們是生活着呢！」我有時正如此熱烈的默思著的當兒，忽然聽得船主雷也似的是在我身後吶喊道：「收篷罷！一齊收下！」

我驚惶着隨同水手跑着，心下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人人都守住他們的位置，我也守在我的位置上。他們向三角帆跑着，我也隨着跑。他們爬上船頂。我在他們中間將篷繩一根根扯牢。五分鐘之後全船的篷都扯好了。船主在他的艙外立着呼喊斥罵。我瞧着他，但不懂他所說的是些什麼。

我問着我旁邊的一個人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你沒瞧見那片風雲麼？你瞧那條水柱！」

俗稱「龍取水」

水柱！我背上不禁起了一身冷汗。我常常聽見這件東西的希奇，並聽見他如何掃去路過的東西，他如何將帆篷扯碎，摔倒桅杆，破壞船上一切物件。這時並不只一條，共有三四條。有兩條向巴吞捲去，其餘的在我們的途中，在水天交接的地方接着。前面的高加沙變成一個怪物一樣，他那大磐石的岸邊，在黑暗中瞧去，就如同張着牙齒，要咬碎世界似的。天空展着一重愁雲，海水現着黑灰色，週身顫動，如同一個生物恐懼戰兢着一樣。這是第一次

我聽着我的情人驚懼。

有一條龍柱非常之高，灣到水面，如同大象的鼻子，遠遠聽去，就像一個活怪。還有一個筆直的豎在水面上，一霎時又分成兩個，如同一條濃煙，一會兒，他的上端懸在雲中，下段卻裂成無數碎片，如同無數的蛇箭。我瞧着這條大蛇挪動着，伸伸他的頸子，一時向東，一時向西，吐出舌箭，好像要向水面尋找什麼似的，忽然間又縮回雲中，蜿蜒着。第三個黑而且厚，如同幾千年的老橡樹，立着不動，吸着水，漸吸漸粗。忽然之間，分裂起來，直向我們這裏掃將過來，如同惡魔噬人的樣兒。

我聽見甲板有一個人喊着我道：「下去！下去！」

我週圍一瞧，見人似都下去了，只賸我一個人，緊緊攀在桅杆上，失神的瞧着這些奇景。我立刻滑下來，奔到船主面前。我聽見他正沉沉注視着那來的怪物，兇猛極了，好像要用魔術鎮住他似的。他的右手抓住一把黑柄的刀，站在後帆前，好像那就算了他的目的物。靠近他站着的，

是一個大副，正將一些破鐵片，鏽釘鉛皮等等裝在一隻長統槍中，週圍都是些水手，交攏着手，站在那裏，或是看天，或看海，一聲也不發。

這個時候，這條水蛇，腳上生着翅膀，很大的肚子，狠命的吸着水，向天上噴着，朝我們這裏擁了來。在這個當兒，人都以為他必定要將甲板上的東西，如篷板小船等等，都要一古腦兒攪將去。現在他雖我們只有兩碼了。他一點也不躊躇，湧在我們面前，如同一根結晶的煙柱，帶着全綠色，在他的下段；有一個粗糙的吸水機，狠命的吸着水，好像要將天空的這些世界，全數吞沒似的。

船主下令道：「擊！」

大副用很敏捷的動作，放了一槍。那些鏽釘，鉛片，都落在水柱的旁邊。他好像全身戰慄着。他心裏好像起了疑惑，或是寒噤，使他受了驚，他就站住了。他用力再想前進，但是分散了，重復又旋起了兩次，站着不動，好像一座寶塔，上通於天下接於海。

船主苦聲說道：「沒有聲中他！」

大副說道：「沒有聲中——我知道了。船主你將——抽出來罷！讓這罪全歸在我身上。」

船主很堅決的細聲說道：「我的上帝！我是一個罪人。」

他用手畫着十字架，用刀將桅杆的——抽去，低聲回覆的念道：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將這幾句咒話，定在神秘的符中，含着盛怒，好像一個人正擊中了一個野獸的心似的。

這個當兒，有一件東西，霹雷一聲，好像人在我們身邊放了個砲一樣，一重大浪，翻騰着壓在我們的甲板上。同時從高加沙閃出電光來，山嶺震吼不已。這陣風雨纔傾瀉下來，海波翻騰，如同受了驚似的怒沫滿播。這真是一陣狂風暴雨啊！

船主急急說道：「扯篷，前篷，後篷等等！」

我們將篷扯好，船又進行起來了。

(11)

三禮拜後，我們到了康士但丁了貨。我在那裏收到我母親的第一封信，這第一封信，就如同第一個利刃刺在我這無經驗的心上。

信上說：「我的孩子羊尼，聖尼可拉的保佑，和我的祝福，使你能够回到島上來的時候，你已經不算一個船主的兒子，如同你未上船之先一樣了，——你的父親和他的伴當和我們的財產，都失去了！黑海將他們都吞下去了。現在你是一無所有，只有這一層樓的小房屋和我這窮苦的老婦人和上帝。惟願你的身體強健。我的孩子啊！盡力操作罷！盡力敬愛你的叔父。若是你掙的錢，有餘下來的，寄一點給我，好買一點油，在神像面前替你父親的亡魂點一枝臘燭。」

我操着手膀，兩淚汪汪的聽着海。這封信上的話，好像我父親的回聲一樣。他是一個船主，主持他自己的船，已有多年了，現在却靠我的一點積蓄，來為他的亡魂獻麥祭！

(Kolar) (麥祭) 將煮過的麥和糖和麥粉，混和在神壇面前燒祭，祭師爲死人的罪祈禱，將麥粉等物分給參禮的人說道：「上帝赦他的罪！」大家便吃了他。」這還只說到死人的麥祭，並沒說到生人的供給！在這時候，誰知道死人的鐵臂，如何碎裂，海獸怎樣吞食他的肉，波浪怎樣洗刷他的骨頭！

他最後的話，是如何的有旨趣啊！我同他最後的一次會面，正是我們航海到昔阿多沙的時候，他瞧見我爬在桅杆頭上，他操着手含着惱怒沈默的站着。這件事是他沒盼望到的。

加利節司對他呼着說道：「船主安基利！你爲什麼注視他？就用你的熱手來，我也不肯換他呢。」

這時候我恨不得大海能將我吞下去。他的眼睛，那樣注射着我，簡直使我不安。我從船這頭跑到那頭，好像不能停止似的。我一時跑到船頭甲板上，一時跑到上桅的繩梯下，或是跑到起錨的所在，想避去他的眼鋒。他知道我

的昏聩，却不從椅子上站起來，但從他坐着的地位，憂憂愁愁的釘了我一眼，好像人在屍床上望人似的。

第二天遇見他的時候，我正同着別人一路到城裏去。我剛聽見他，就想要避開他，但是他遠遠的就向我點頭，他點頭的命令，如此利害，使我的腿不從我自己的命令了。「我的孩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你對於你要做的事，想過了沒有？」

這是第一次我覺得我父親的話中，失去了溫和的滋味，但我還不覺得怎樣。

我鼓起膽子對他說道：「父親，我想過了。我的行爲或者很蠢很壞，但我無法叫我別樣做，我就不能生活着。海正喚着我，請你不要攔阻我罷。不然，我或者要到一個無人知道的所在去。」

他聽了我這種決斷的話，就畫着十字架。他直直的瞧着我的眼睛，搖着頭說道：

「我的孩子，很好，做上帝所要你做的事罷。我的一分天

職已經盡了。記着，我可是一句話，一個錢也沒有給你的。你到了將來，可是也用不着怨罵我。祝福你罷。」

他最後的祝福，乃是我起首的憂愁。我這第一次的航行，真受了海的賞賜。

我這回可真成了加利節司僱用的人了；真要去謀食養活我的母親了。我雖然受了我母親的命，我却情願恭敬我的叔父替他做工。我想若我是一個被僱的水手，謝謝上帝，還有別的船呢！我情願受別人百倍的羞辱，也不情願受我自己親屬的羞辱。別的人或者還要恭敬我的名字。我便決定了心意，到了第一個口岸我就辭去了。

加利節司推想我的意思說道：「你想去找一個好甚麼？你去試試罷！」

一天我問他去討一點橄欖餅吃。

他道：「不能，那是爲掌舵的人備辦的。」

我第二次第三次去討，他依舊用那句話回答我。他用各

種壞食品供給我們，他還以爲未足，還要從我們的一份食品中將橄欖油減去。他的兇殘與忍心，就是他可厭的特性，我便決定離開他；一天，我正掌舵，他到別處去了，我將聖尼可拉的神像，從航海地圖室中取出來，將神像面前的橄欖油燈，縛在舵輪上走了。這隻船便如同瘋人似的，在海中東西亂闖。

船主大聲吆喝道：「羊尼！誰掌舵？」

我答道：「吃橄欖餅的人！」

所有的水手，都轟然一笑，便將他觸惱了。

他說道：「滾開罷！將你的東西一齊拿去滾罷！」

我道：「很好。將我的工資給我。」

他引我進了他的地圖室，打開帳簿，照平常的樣兒算帳。

他道：「我從某天請你第二天上船，第二天你去拿衣服。

再過一天，你纔起首作工可不是嗎？」

他騙去了我五天的工資。這也是件壞事。

我答道：「正如你的話。」

於是我挾着兩金鎊上了麥生拿的岸。

(三)

從這時起，我便度起真正水手的生活來。這種生活，即是苦力與煩惱。雖然如同螞蟻一樣忙碌，却沒有像螞蟻一樣的蓄積。像這種生活，剛能餬口，又那裏能貯蓄呢？僅一雙鞋，也够一個月的苦工，一件雨衣，又是一個月的工資。假若一次有機會上岸，又得一個月的代價。只要一個月不工作，就得欠六個月的債。如此怎能積錢養家呢。我的家也不長了。恩惠的死神，已經站在我家門口了。一年之內，我母親死了，我的擔子也卸去了。

我從這隻船遷到那隻船，從這個船主手下換到那個船主手下，從這一方走到那一方，總共過了十年。這種生命簡直是患難積成的。得了一分快樂，便有三分苦惱。在事前你或者說：「上帝是可讚美的」你也可以呼籲着「上帝救助我們」我父親的話，日夜在我耳中迴旋着。這有什麼益處呢？你可以用手臂去碰刀，或是用頭去碰船桅。

但是船桅總不會倒。設若我在陸地上有一顆葡萄樹，我也情願捨海登陸。但是從那裏又能有這顆葡萄樹呢？現在只有兩種幸運的事：一是波浪將我吞食了；一是到陸地上去討飯。那麼也很好。我或者能轉運也未可知。我可以老守着這件生活，或者可以得着一點好處。也不只我一人是如此的。世界上個個水手都是同一的乖運。我做了許多船上的水手，同了許多外人做工，但我從未妒忌過一人。各地的水手，都是如此，受船主的侮辱，受僱客的輕賤，受海面的驚駭，受陸地的拋棄。他無論轉向何處，總要遇着仇敵。

一次，在一隻英國船上航行，到皮銳亞，我很想回到島上去看看，自從我同加利節司航行之後，從未回來過。命運將我攜帶着，使我如同陀螺一樣，在世界上轉着。我回家的當兒，我瞧着我們的家，已毀壞了，我母親的墳墓，生滿了野草，我幼時的情人，已長成做大人了。我請了一個牧師，替我母親做了贖告，為我父親的魂燒了一枝燭，看了

我的情人兩眼，我不禁震慄起來。

我沉痛的思想：「誰能知道呢？我若聽了父親的話，我難道不可以做瑪利的丈夫麼？」

伊的父親巴拉熱船主，是一個老船主，與我父親同時。他在海上却很有幸運。他乘着順利的時候，下一下手，所以收成很豐富。於是他便賣了他的船，在陸地上買了些田地，掘成花果園，從此便不航海了。

我並沒按着計畫，第二天離去。第三天還逗留着。過了一個禮拜，我仍舊在那裏。我雖然覺得在那裏無所事事了，却又覺得似乎有一件東西，將我繫住了，現在只有一個思想，存在我的腦中，將其餘的思想，如同閃電一樣，都驅逐去了。

「若是我聽了我父親的話，我難道不可以做瑪利的丈夫麼？」

同時我在伊家門口走去，到了黃昏時，我又從伊門口走到村中去，——不過想望伊一眼。換一句話說：我實

在愛瑪利。我每每聽見伊在我面前，低眼輕步，徐徐走過的當兒，我就盡情瞧伊的凸起的胸和披散在背後的頭髮，我當時就巴不得跑上前去傾情的摟住伊。伊黑而且俊的眼睛，好像應允了我一個沉靜快樂而平安的巢；伊的酥胸，就好像一灣靜水和平整的沙灘，使航海的舟子，平平安安的在這港口停船。

這件事魔吸着我，如同一張幻境。波浪，天空，地球和生物，人類，生命變幻不息，使我們的靈魂感覺了疲倦。天性好像一種必須平衡的物件，也必須尋找定所；我們的心，也是想尋找一個日夜可以得着平安的所在，身體總可以奮力前去尋那無止息的奮鬥。因此女人是應當要的，婚姻也是不可缺少的。你遍遊世界，知道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安棲的所在，你心裏的愛，在裏面焚燒着，要你回去，你想這是一件不緊要的事麼？從前引誘我入海的那種吸力，現在又引誘我趨向這個婦人，——力量更大。我對於伊也是有同樣的熱烈隨著伊。我第一步就請我的叔父

加利節司去說合。隨後就請加羅末拉。「好幸運者」伊是島最出名的製火柴的人。

我自己忖道：「我若不得着答覆，我決定不去。」

但我的說合者所帶來的確是最好的消息，伊的話說服了他們父女。

巴拉熱船主，一天傍晚到我這裏來，將我叫在一邊說道：

「我要同你說幾句話，你的用意很好，你的舉動也極正當，一個朋友，像我自己的弟兄一樣，他的兒子到我家裏來，自然比別的什麼人要好得多。瑪利是已經屬於你的了。但是只有一件事：從此以後，你可是要將航海的念頭打消了他。我與你父親的話，很表同情。海是一個無信無恩的東西。你從此可要拒絕了他。」

我便問道：「那麼你叫我去做什麼呢？我怎麼能生活呢？你知道我沒有學過別的本事。」

「我知道了。不過瑪利自己很有點資產。」

這句話好像沖着我的臉一掌似的，使我滿面通紅。

「那麼我豈不是要娶妻來供給我？」

「不是這個意思。伊決不供給你。不要發怒。我也不拒絕你。你們可以彼此互相幫助。我們有些果園葡萄園田地。這些事情很缺少工人。」

其實我也不希望什麼別事。我早已將海中的事拋在腦後去了。我覺得我也如同聖以利阿一樣，將船槳帶上山去，要找一個無人知道他名字的地方居住。他從此也不要看海，也不要聽人說海了。我也正是如此。伊的名字，伊的顏色，伊的嫵媚，我都覺得沒有什麼意味了。這種迷人神心的符魅，於是就破了。

我便對他說道：「可以，你可以拿我這話做憑據。」

（未完續本期之末）

關於音樂上的我見 蕭杞材

我對於音樂一門。無論中西和門類都很喜歡去研究。因為他能動人的感情。陶淑人的性氣。又可以表現人家的喜樂愁苦。要是一個人有了一切不暢快的事情。若一奏起快樂的曲調來。那末無論他有什麼痛苦。也都一齊消滅。所以我說音樂上的價值同感化力。真是大極了。

但是音樂的類別。大概可分三種。第一種是叫做模範派的音樂。(Klassische Musik) 第二種是叫做自由派的音樂。(Romaniker Musik) 第三種是叫做應酬派的音樂。(Salon Musik) 怎麼叫做模範派。自由派。同應酬派的音樂。他的好處在什麼地方。請諸位聽我慢慢的講下來。

1、模範派音樂的好處。是注意在組織精密。同章法的嚴謹。詞句的豐富。這種曲調作法。最有名的是德國音樂家。(Johann Sebastian Bach) 氏。他生在一千六百八

十五年。死在一千七百五十年。他平常喜歡作變樂曲。同風琴樂曲。這樣的曲調。所以有許多人。叫他老模範的曲家。(Alle Klassiker)

2、自由派的樂曲家。(Romaniker) 氏。同模範音樂作曲家相反。他注重的是用曲調來描寫自己的感想。同特別的情形。但獨在習慣上的規則。是常常不留意的。所以這兩派的比較。各有各的好處。

3、應酬派的音樂。他的意思十分的淺近。不過拿來當做應酬同消遣的。所以對於音樂上有研究的人。大都不喜歡聽這樣的曲調。但是現在社會上的人。要想研究音樂。這樣淺近的曲調。大概也有許多歡迎他的。

至於樂曲的內容。可分為二種。

1、是淺近而高尚的。

2、是整套的大樂。(Symphonie) 演奏的時間。大約要半點鐘的工夫。才可以演奏完。可見西洋音樂。比較我國強得多呢。

積少成多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內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
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
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
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
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粗舉一斑數目多寡期間長短
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
寄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設在北京

津行設在天津法界

滬行設在上海天津路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通易信託公司 信託部營業廣告

本公司自民國十年七月成立資本總額國幣二百五十萬元實收一百二十五萬元公積金三萬三千餘元分信託與銀行兩部專營各種信託與銀行業務佣金利息特別克己辦事手續力求簡捷謹將各部重要營業分項列左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

信託部

承募股份債票 經營公私財產 介紹證券買賣 辦理買賣房地 代理過戶註冊 調查企業事項

銀行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儲蓄存款
通存存款 信託存款 抵押放款 貼現放款
拆票放款 押匯放款 各處匯兌 買賣貨幣

通易信託公司代理買賣國內外

有價證券廣告

本公司代理買賣國內外有價證券極蒙 顧客信任計全年代理買賣內國公債之數達一千萬以上誠因資本雄厚佣金克己信用昭著買賣便捷交易公允消息靈確方克臻此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地址上海北京路山東路四一二七一號營業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午時至五時止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七六一四 經理室 中央四〇〇二
營業室 中央六〇一六
電報掛號 中文二四九六 洋文 Transiance

總經理 黃瀚初

副經理 錢才甫 周守良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粉 酵 發 雅 洛

食 品 第 一



物 質 純 粹

理 經 總

行 洋 利 公 商 美



妖髻縵首記



英國巴文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四章

侍值之牧師。既引過小門。至止羅拉毛之室。室中但有長案。一坐榻。二鐵釘槃。一壁上懸三畫。安追司初入時。凜然而懼。既而自思。此人耳。既非上帝。又非厲鬼。畏之奚爲。再入內室。其制尤小。止羅拉毛。人既豐碩。矗立處。人幾爲滿。止羅拉毛。名聞國中。而狀態乃同武夫。容貌間。似力任艱苦者。方寸中。初不自寧。又似時時與人備戰者。王及安追司。按次親止羅拉毛之手。王曰。吾來驚擾上座矣。止羅拉毛曰。吾今日自丟毛教堂中歸。心虞旦夕之間。將有大禍。至老倫司。吾已聞天上發聲示警。又見專制之長官。人人被禍。車輦之間。血流波道矣。王曰。上座之與神通。所見所聞。均足令人喪膽。止羅拉毛曰。城人果不信宗教。必干天

怒。天將立降之罰。今王來何爲。且與同來者爲何人。王曰。是名安追司。心中蓄疑萬種。欲請示於上座。俾得養心之法。止羅拉毛謂安追司曰。居士何疑。安追司垂首不答。王曰。此君心中志志不寧。殊不知所以自處。卽吾亦覺。一切科學。均不自適。蓋聞大禍將臨。因從上座。乞免禍之方。止羅拉毛大悅曰。汝輩果見老倫司繁麗之俗。因而生憎耶。安追司曰。上座。吾意正復如此。少時有入道之思。今茲長成。復爲薄俗所牽引。奪其向道之心。思就上座。決其去就。止羅拉毛曰。汝忍飢禱告。則上帝加憐。必賜爾定力。退爾妄念。安追司曰。世界酒色之沈迷。弟子初未沾染。一心主靜。未知其能入道與否。止羅拉毛曰。既無嗜慾。尙有何物。足撩爾心。安追司曰。凡美術科學。皆足引人入諸迷惘。止

羅拉毛曰。恃此一道。即可不畏上帝耶。安追司曰。吾欲問上座。凡人治科學及美術。均犯上帝科網乎。止羅拉毛曰。此等事。均爲魔鬼所憑。使人顛倒。安追司曰。科學美術中。有無窮滋味。吾卽屏斥之耶。止羅拉毛曰。舍耶穌之道。外無可味之言。及可爲之事。王太息曰。上座之言。過於豁刻。詎科學美術。儘足以害人。上座或無此等之見解。止羅拉毛曰。吾道主清靜。行事衷道義。只此而已。至於科學美術。特阻人升遐之階級。又奚足貴。安追司曰。上座所言。似盡閉置人間應爲之事。屏諸無用。今米蘭公府府僚。有人能造飛機。直升天上。尚有一人。平日茹素。不愛女子。然能作畫圖。使人目迷心醉。止羅拉毛曰。汝所言卽爲里烏那度。其人爲專制之長官。俗間之奴隸。厥道近於神巫。後此彼之遺迹。將爲劫火所焚。不留片紙。安追司曰。然則詩人之詩。畫家之畫。皆宜毀滅矣。止羅拉毛曰。凡詩畫能贊美上帝者。尙可姑留。其餘皆巫鬼感人之物。不焚不止。安追司曰。上座聽之。村人近日。往往挖得土中古物。而信教之徒。

爭取而糜碎之。此亦衷於理法乎。止羅拉毛曰。出土之偶像。何利於人。毀之當也。前此西也納之民。自土中得一裸形之女。冥諸通衢。用炫其美。後此西也納之民。兵役水火相續。民知而碎之。瘞於老倫司之城外。此事汝輩或亦聞之。後此果有所得。必從而碎之。此亦崇上帝之一道。如是則靈魂必自適。往來於帝側。如鳥之數飛。安追司曰。如上座言。則凡土中之物。均足以禍人民矣。然自羅蘭佐專權而來。美術科學。一一發展。而老倫司之民族。乃大有聲於時。此亦爲羅蘭佐之罪案乎。止羅拉毛曰。汝勿舉是人。此等專制之長官。其人卽死。吾亦未嘗爲之懺悔。以其人執政。使吾城人。皆爲奴隸。今其子繼承父業。則將使上帝降災於闔城。吾深惡其人。汝何爲舉之。王曰。羅蘭佐爲吾之良友。在老倫司中。頗立勳効。止羅拉毛曰。其人曾蓋聖羅蘭佐教堂。欲以增榮而益譽。又廣立園囿。容納無數詩流畫學家。俾以稱頌其功德。舍此之外。凡諸政蹟。但有殺人勒財。大傷元氣而已。然而臨死之時。仍倔強如故。初無悔

過之言。王何不捨其祿位。從我談道。吾力足以拔王於苦
厄之中。王垂淚言曰。吾溺於嗜好。不能捨棄而從師。今日
在山米那挪。購得一寶石。卽出示止羅拉毛。止羅拉毛曰。
王如何購此堅韌之物。此物椎之不散。焚之不衰。安追司
曰。上座欲毀滅此寶耶。止羅拉毛曰。此僞物耳。留之何用。
安追司曰。此物美極矣。止羅拉毛曰。此區區者。汝以爲美
乎。汝謂丟馬禮拜堂中。喬喬皇皇者。均寶乎。汝須知亞那
之岸。有極小之禮拜堂。名曰聖尼格老。此堂均浣女入禱。
人人均出誠心。較之丟馬及聖羅蘭佐二堂高乃不翅。語
次卽以寶石示親王。王曰。汝意云何。王曰。隨上座所命。此物
吾亦以爲僞。不足寶也。上座卽出腰間鐵十字架。極力碎
此石。片片墜落。安追司顏色立變。止羅拉毛曰。汝見此物
碎而動心。則見耶穌釘十字架時。良心決不爲動。安追司
曰。然則吾將如何而可。上座曰。汝自盡其職。務時時敬天
循理。亦足自立爲人。若欲靈魂飛升。則非修行於禮拜堂。
萬無登天之路。汝今常日刻勵爲人。在在損己利人。方爲

苦行之士。如是則日與帝近。王曰。上座曾言。將逐去攔羅
一族。自管此城。還憶之否。上座曰。果上帝有命。卽統轄意
大利。吾亦願爲其難。唯躬受帝旨。宣示世人以爲善之途。
轍。不能兼及政治。王果刻苦如我者。亦不難臻我之地步。
王在世間。爲日無多。當極力自顧其靈魂。王曰。上座。吾亦
留意於此。必有一日。能棄家入道。則心誠甘之。上座太息
曰。爾旣不能割棄塵緣。幸勿戀戀於此。汝其行乎。於是二
人遂親上座之腕。爲禮而出。值班之牧師。引二人出。言曰。
上座自晨及此。不御食物。但進乾麵包一片。而背上受創。
流血不止。但着人髮所襯之小襖而已。二人行至道上。安
追司曰。殿下果願出家耶。胡爲以至寶授此髡徒。王倉皇
言曰。彼言良然。是上帝之使者。安追司曰。吾終不謂然。卽
至其旁。亦不能使我靈魂安宅。

第五章

是日衆備過節。而愛白雷慧高下視。道上之人。咸着奇服
而過。女亦加面具。其色純黑。其後立其聘夫子拉得司。及

其父斐烏里曼。此時愛白雷。志氣甚得。以爲尋常之女。得嫁貴族。榮寵已極。雖年十七。在是間婚期已晚。以其父苛於擇配。故遲遲至今。女見道上人歌唱自如。人人恆加面。少頃則自下其面具。迴視其夫。時子拉得司。方與女父。語及止羅拉毛權力。日盛一日。而擺羅筭此間人民。亦日形猥敗。蓋子拉得司。亦止羅拉毛黨人。極力欲排擊擺羅者。愛白雷初不着意。但視其夫之風儀。既美而壯。似有膽敢之人。心念今日定婚。其夫必多情話。顧乃淡漠。似其胸中。別已有入。女極意欲得夫憐。果不能得者。則學白拉度。別取精神中和合之配耦。正凝思間。見對門有人。衣綠衣冠赤幘。人既高碩。似甚勇敢。綠衣郎自下面具。仰望月臺。女與之微笑。時子拉得司。行至女前。微微引手。且作祝視。忽忽自去。去後女將起入內。下望綠衣郎。尙癡立仰首望月臺之上。愛白雷以爲決爲安追司。時道上音樂之聲立止。聞有格鬪之聲。出自擺羅之門。斐烏里曼謂女曰。是必擺羅室中。與牧師訟鬪。据子拉得司。將來老倫司之城。

必屬止羅拉毛。擺羅舉族無立足地矣。此時衆聲聳動。人爭出刀。攻擊擺羅之門。女猶見綠衣郎。仍依牆而立。而子拉得司。仍至女家。言曰。下有兩牧師。爲擺羅家人所辱。故聚衆與鬪。今夕或且釀爲革命之事。斐烏里曼曰。擺羅安在。對曰在他伐具羅。行樂流連而不知反。斐烏里曼曰。擺羅家族聚此久。根深蒂固。或不遽至動搖。語時而樓下兩黨之人。已以白刃相接。子拉得司曰。婦女趣入內。嚴閉其關。斐烏里曼。徧檢家人。獨不見愛白雷。人曰。愛白雷睡久矣。實則女方開門觀鬪。鄰衆擁塞。女爲所擠。入人羣中。而綠衣郎徑出。引女入空曠之地。女曰。爾趣送吾歸。綠衣郎背之肩。且以圍巾縛其口。不令發聲。

第六章

克雷多泛是夕。亦在格鬪場中觀戰。然甚願擺羅之敗。以先世爲擺羅族所排。不能自振。往往有流亡於外。深仇固結。必欲報之。及羅蘭佐時。稍有歸者。而祖產已蕩。且不許城居。因結宅於野次。於是克雷多泛。不能與官中事。但以

骨董爲營生。餘則讀書。研求學術。而止羅拉毛。方有大聲於時。黨徒甚衆。故克雷多泛。亦與黨經冀復其累世之仇。在黑暗中。斗見一綠衣加面具之人。背負女郎。越己而過。克雷多泛。思至他伐具羅。面止羅拉毛。遂置閒事不管。然見止羅拉毛。亦無事可言。但述此間亂狀而已。或且借止羅拉毛之刀。推倒擺羅。而心則非望其管理老倫司政治之事。蓋己身雖貧。苟能乘機而起。不唯恢復故業。爲老倫司主人。並足兼攝宅目更內一省。且思且行。及於酒肆中。取所寄存之馬。肆主卽令人轡馬。克雷多泛坐飲。忽鄰座有人呼曰。汝爲克雷多泛乎。視之。則安追司也。安追司曰。汝幸無赴他伐具羅。克雷多泛曰。此何與爾事。乃久候是間。阻我行乎。且不聽吾行。果爲何理。安追司曰。彼間有羅人之網。將擒爾入諸其間。克雷多泛曰。擺羅之權力。不能及我。我不虞其見擒。安追司曰。此次擺羅。胡不令爾來見。乃必遇爾於他伐具羅。是中蓋有陰謀。宜爲之備。克雷多泛曰。此行有兩因。一則示勇不懼。一則將探其隱衷。於老

倫司施何政策。安追司曰。汝欲助止羅拉毛。推倒擺羅。尊止羅拉毛爲全城之主耶。克雷多泛曰。果如是者。爾亦肯助我否。安追司曰。吾無才無勇。不足爲爾黨人之重。克雷多泛曰。汝須知止羅拉毛之勢力至偉。今茲得罪其信徒。竟至悉力與鬪。安追司曰。教皇之力。足以保護擺羅。克雷多泛曰。止羅拉毛黨人。力足與教皇抵抗。安追司曰。汝將尊教徒爲城主耶。克雷多泛曰。否。此人特爲先知。非通政治之人。安追司曰。此人果清淨無爲耶。或思篡教皇之位。克雷多泛曰。然則爾不信止羅拉毛矣。安追司曰。吾昨日侍親王。見是人於教堂。直一殘忍人耳。克雷多泛曰。時剛時柔。不盡出於愎戾。安追司曰。吾不之信。彼見世人。無不切齒。吾面其人。無自寧之晷刻。彼且諄諄勸我。舍去生人之樂。往彼枯寂之教門。克雷多泛曰。汝奚不淨塵緣而入道。安追司曰。然則爾亦將出家矣。克雷多泛曰。吾疑信參半。不敢以出家爲是。亦未嘗斥以爲非。安追司曰。吾意不欲黨彼教徒。唯吾居停康德親王。旣感其說。厭棄塵俗。自

言得有機緣。即行入道。克雷多泛曰。王爲羅蘭佐良友。且爲波里支安那學人之友。何爲違背其師。安追司曰。爾來波里支安那先生。亦盡棄其美術。從止羅拉毛遊矣。且屋中盡斥古物。但有鐵十字架。及耶穌之象。克雷多泛曰。然則全城之人。將咸趨寂滅一路。然此城中人。獨爾不信止羅拉毛何也。安追司曰。吾心無主。但思親王入道後。吾決別圖噉飯之地。克雷多泛曰。汝待我得權後。不患無所立足。明日至吾家。吾將以冒險之事奉白。安追司曰。吾思爾

將無明日。克雷多泛笑而不答。上馬自人羣中去。既出城門。境殊清寂。馬越無數小山而過。徑趨他伐具羅。擺羅別墅。在深林中。既至。有人俟於門外。曰。來者其克雷多泛先生耶。曰然。想貴上主人。待我久矣。侍者曰。主人已久候。克雷多泛遂下馬。侍者引至客廳。即問主人安在。侍者言尙在城中。至即相見。即於屋中燃二燭。忽忽自出。克雷多泛久候主人不至。視其扉。則反鑰矣。

(未完)

古香室諺語

章梅魂

將錯就錯

楊次公辭世偈。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五燈會元)

搖頭擺尾

孚上坐謂雪峯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僧昭參圓悟曰。師若搖頭。弟子擺

尾。(五燈會元)

沒把鼻

大瀉詰偈云。月生二。東南西北沒把鼻。雪峯欽偈云。不瞥地。嗟過半生沒

把鼻。(五燈會元)

火燒眉毛

僧問蔣山佛慧。如何是急切一句。慧曰。火燒眉毛。(五燈會元)



街 懺 記

禹 鐘

「護法韋陀」和「阿彌陀佛」兩句經文。街上走過的小孩們。差不多都會隨口念的了。他們念這兩句經文。並不是學會了念佛。像那上了年紀的婦人們去拜菩薩的。不過因為他們耳中對於這兩句經文。聽得非常熟了。所以隨口念出來。看作和唱歌一樣。原沒有明白其中的意思。究竟是這樣的。

這時候是下午五點多鐘的當兒。斜陽正急着歸去。但這條街是向北的。所以太陽和他分別已經很久了。在這條街上每天遊玩的許多孩子們。大家吵着道。那個人快要來了。現在遠遠的響着木魚聲了。停了一回。木魚的聲浪愈響愈近了。孩子們大家默着。面上露出希望的神氣來。預備看那每日在這街上走過的那個人。不消幾分鐘。那

木魚聲。和那「護法韋陀」「阿彌陀佛」的經文。一聲一聲的傳到全街的空氣裏面。大家都聽得清楚。這當兒一個瘦小而年輕的人。身上裝着頭陀的樣子。一個廣簷的草笠。傘一般的覆在頭上。將他的面部遮去了一大半。穿一件灰色的袈裟。胸前架着一個朱漆的大木魚。背上背了一個長方形的佛像。還插上幾枝燃着的香。兩腳赤條條的踏着一雙草履。很從容的在街心大踏步慢慢走着。口中高聲念着經文。念了一遍。便將手中拿着的種子。在木魚上打了一下。他的神色。被草笠掩住了。所以看不清楚。但他口中所念經文的聲音。似乎很淒厲的。使人家聽了。要發生出一種蒼涼的意境來。等到這人走過了。那些孩子們便大家合着唱那「護法韋陀」「阿彌陀佛」的經文。

街上沉肅的空氣。這當兒又被那孩子們的吵鬧聲擾亂了。而那人的木魚聲和誦經聲。愈遠愈隱約起來。似乎與這世界漸漸的走遠了。

路人紛紛議論道。「奇怪極了。他又不是個出家人。為什麼要鬧着玩意。玩意麼。也許不是罷。世界上玩意的事情。多得很。何必要做出這種半瘋半癲的行爲來呢。或者他已經立意要出家了。所以現在先行做個表示。使人家都知道他。但是一個人既然想出家。又何必求人家知道呢。這真是奇怪了。」社會上的人。每遇到一件新異的事情。他們必定要從旁猜測和議論的。這是他們的天職。他們最喜歡的是見人家失意。他們從旁發出批評和取笑的論調來。使大家去覬視這人。這便是社會的心理啊。即如現在那個裝着頭陀的人。他也許是有用意的。但是那些路人見了。總要說幾句推測的議論。這才算盡他們的天職。

街道中的牆壁上。隨處貼着黃紙的告白。他的原文抄在

下面。

謹啓者。南境牛神庵。爲唐代古刹。非特香火稱盛。亦且風景所崇。閱時既久。遂就頹湮。紺宇丹牆。盡淪蔓草。久明不才。竊有惜焉。今特頂禮持齋。袈裟示世。所望善士。護法仁人。慷慨解囊。隨緣樂助。俾恢舊觀。以結勝緣。應知勤修功德。卽爲廣造福田。久明自本月朔日起。每日早晚。游行市街。叩募捐金。以弘衆願。各界諸君。幸垂贊焉。居士葉久明南無謹啓。

人家見了這紙告白。才明白這個梵裝的少年。天天在街上做着那種模樣。是爲了牛神庵的事。但是大家總覺得像他這個人。年紀還輕得很。忽然發生出這種方外的舉動來。畢竟有些不稱。

葉久明今年還只二十餘歲。他從高等小學畢業以後。便在家裏。不再出去求學和辦事。他家裏的景况。雖然不能算得好。但也很可以過活。他的父母都很強健。所以家中事情完全不用他照顧的。以他環境而論。倒也是一個

很自在的人。他從小早定下了婚事。女家也是住在本地的。這是他父母替他辦下的事。在他的心中。原沒有什麼成見。不過自己知道已經定下了老婆罷了。他在高等小學畢業的那一年。大約是十八歲的光景。他的情慾。漸漸的發動了。後來在家中閒着沒事。覺得很無聊賴。這當兒正是新文化潮流最澎湃的時候。什麼女子解放咧。自由戀愛咧。這些新名詞。各處都傳播到。委實可算得無遠弗屆。葉久明既然在情慾熱烈的時期。便把那自由戀愛這四個字誤解起來。循着情慾的途徑去鬼混。希望遂他情慾上的希望。後來果然走入不道德的戀愛的魔道裏去了。他在這當兒自命是一個多情的少年。但是對於戀愛的真義。却根本沒有了解。他的心理。以爲一個男子愛上了一個女子。不問環境是怎樣的。是不是出於正當的。一切都不去加以澈底的研究。蒙着自由戀愛的假面具。去快他獸性的情慾。因此便漸漸的弄得不可收拾了。他父母知道了這種情形。以爲挽救他兒子的墮落。無非

給他提早娶親。好在婚約早已成就了好久。因此便急急的揀定了日子和女家說妥了。給他成婚。從此久明便換了人生的又一時期了。久明的新夫人。姿色平平。並不像那搔首弄姿的女子們。所以久明見了不大歡喜。在新婚的時候。他們伉儷之情。尙還說得過去。後來却漸漸的不對了。久明常常想到別人家娶下的老婆。多半都很漂亮的。他們閨房之樂。何等甜蜜。可是我娶着這個黃臉婆。天天相對着。委實令人難受。他想到這種地方。心上格外要憤怒起來。暗暗的申詈他夫人道。蠢才。斷送我閨房的幸福。咳。這麼看起來。女子的姿色。倒是維持愛情的要素呢。久明因爲和他夫人沒有愛情。一面對於舊有的戀愛。便又熱烈的滋長起來。像他年少而意志不強固的人。又那得不出此下策呢。從此他夫人便飲恨吞聲。暗中流淚。不敢在久明面前說一句聲浪稍高的話。起初久明雖然和他夫人落寞。却並沒有什麼舉動。不過閨房之內。沉寂得像墟墓一般罷了。到了後來。却又換了一種態度了。因

爲夫婦之間。那愛字和恨字相去是閻不容髮的。現在久明對於他夫人。既然講不到愛字。那麼自然是恨的了。那恨之最後。一定要發生出厭棄和虐待的舉動來。在那舊社會裏的婚姻。一到了這個地步。做女子的。真是一件最無可如何的事。自己是一個深閨弱質的女子。既沒有能力和他丈夫講話。又不能提出離婚的要求。除了借着幾行背人偷下的眼淚。發洩些幽怨之外。再也沒有別法的了。虐待一天一天的增加上去。他那厭世的感念。也一天一天的隨着增加起來。并且舊社會裏的心理。要是一個女子。被他丈夫厭棄了。便是旁的人。對於他也都要去加以輕視。據此看來。那舊社會的女子。簡直沒有絲毫的能力和自由。那男子的地位。却算貴得什麼似的。這豈非是不平到極點麼。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久明從外面走回家來。這當兒他夫人躺在床上。口中不住呻吟着。似乎很難過的樣子。久明將他夫人略略望了一望。話也不說一句。便走出房去了。

停了一回。他夫人的呻吟之聲。越是利害了。久明走進去一看。只見他夫人面色紅得像酒醉的一般。身體不住的在床上打滾。久明見了一些也沒有憐憫之心。眼睜睜望着他看。看了一回。他夫人的身體打滾得愈緊了。亂呼亂喊的哭起來。久明的母親聽得了。連忙奔進來。冷冷的說道。伊這樣的神氣。一定中了急病了。快去請個醫生來將伊診治一下罷。久明聽了他母親的話。頭也不回。默默的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這當兒他的夫人不知怎的一滾。忽然從床上掉到地上。仍是拚命的滾着。但是嘴裏已經哼不出聲來了。正待要去請醫生。那知已經絕了氣了。久明立在旁邊。還是呆呆的望着他夫人。這一呆似乎含着二分憐憫在內。可憐他夫人竟沒有福分在活着去享受他的憐憫呢。他夫人氣絕之後。忽然室中發生出火柴的氣味來。後來在他屍體上一驗。才知道是吞食火柴而自殺的。這件事。外邊都沒有知道。只當作葉家的新婦。是犯了急病死的。

久明見他夫人的死狀。後來又見他殮下棺裏去的情形。似乎在他腦膜上。深深的鑄着他夫人的小影。他事後追思。覺得很有些過意不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本來沒有多讀過書。腦筋又非常簡單的。聽得人家說。一個人自尋短見死的。死後的冤魂。一定不會散去的。直等到他報了仇才罷。久明到此心中便懷着一肚子的鬼胎。晚上睡在床上。連眼睛也不敢張一張。恐怕他夫人的冤魂來尋着他。但他眼睛閉着的當兒。他腦筋裏却時時將他夫人臨死和入殮的形狀。反映出來。彷彿在他面前一般。嚇得他不住瑟瑟的顫抖着。他心中深悔從前不該將老婆虐待得沒有人理。現在不要說他不來向我作祟。便是自己摸着天良。也覺得大大的不安。他究竟和我一樣是個人。他嫁給我之後。何嘗有些微對不起我的地方。我就不應當將他看作仇敵一般。他死後無論怎樣。一定決不肯寬宥我的。他的冤魂。要是覓到了我。教我便怎樣向他乞情呢。咳。我以前的待遇他。真是和發了瘋一般。現在悔悟過

來也是枉然的了。他想到這裏。彷彿見他夫人露着很羸厲的顏色。立在他旁邊要報仇。他只是瑟瑟的顫抖着。久明在這悼亡的時期裏。委實可算是個恐怖時代。他不但是受着迷信的潛勢力。平白地添出許多恐怖來。并且在良心上。也着實添上許多隱痛。因此他少年的銳氣。也便完全消滅了。便是從前在情慾上挺而走險的勇氣。也頓然冰銷雪解。大大的悔悟了。他這時年紀雖不過二十多歲。可是他的暮氣。却似五六十歲的人了。況且他又時常疑着他亡妻的冤魂。要和他索命。所以格外弄得縮縮無生氣。拿公正的理論判斷起來。久明這個人。犯着人道上的罪惡。他的正氣。已經消滅盡淨。也許要被那冤魂來報復呢。

久明的鄉里中。很有些信仰佛教的人。所以設立着一所佛學研究會在那裏。那些皈依佛門的人。都是會中的份子。會長便是久明念書時候的先生。這佛學研究會。雖然標着研究兩個字。其實他們對於佛家的學說。是不大注

重的會中每月照例集一次會。到了會期，便在會所中燒起香火來。大家輪流跪在香案前面，念幾遍彌陀經。另外會中優秀的份子，登壇演講。無非是談因說果，勸善戒惡的話兒。講到這佛學會裏的會員，大多是社會上的灰色人物。因為他們在世覺得精神上感着種種不順遂。所以希冀超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這種感念，或者是憑着他們的妄想的。或者是確有根據的。我們局外人，倒不能妄下斷語咧。久明的先生，在會中要算是最有根器的人。他的學問，確實比儕輩勝過些。問他佛家的事情，他大概能夠說得出的。這當兒，久明因為他先生是佛學研究會的會長，便也去入會。預備懺悔自己造下的罪孽。并且希望仗着佛力，超度死者的幽靈。久明對於他的夫人，生前雖然虐待，死後却時時刻刻覺得對伊不住。他夫人死而有知，或者也可原諒他呢。久明一入了佛學研究會，常常問他先生道：「一個人要是作了孽，如何可以懺悔得淨，如何可以使天良安慰。」他先生回答他道：「只要決心念佛，敲

壞了幾個木魚，那就可以償得過了。久明聽了他先生的話，如同奉了金科玉律一般，便使着勁兒，朝朝夜夜念起佛來。全會中人，一個都及不上他的勤力。從此唄葉紅魚，便斷送了他青年有爲的光陰了。

有一次，佛學研究會照例集會。那位會長先生，提出一個議案道：「牛神庵現在已經荒廢得不堪了，攷起這所廟宇來，乃是唐代遺下來的古剎，不但是我們地方上的古跡，并且也是佛力所寄的一座寶幢。我們現在總須籌議一個法子，勸募一大筆建築費，重行把他規復起來。豈不是一樁大功德麼。大家都贊成道：「這是我們極應該辦的。後來會長又提議道：「以我看來，這種捐款，斷不能隨便便的向人家要錢的。最好先行做些形式，照方外的成例，便是每天早晚裝束好了，到市街上走遊行敲募，使人家注意。可惜我們會中沒有人可以當得下這個責任。因為走出去，都很面熟的，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并且這又是一樁極辛苦的事，身體不好的，還恐怕勝任不來。但是這倒不

比尋常的功德。倘然實行起來。至少也要在冥冥中記上幾千功呢。這天久明也在會場上。他聽了會長的一番話。默默的沉吟了一回。便站起來說道。這個游街敲募的一職。我願意担任的。不過那種儀式是怎樣的。須得有人給我指點一下才行。會長見他十分發願。便接連說了幾聲好極了。當下便代久明預備起來。到了次日。街市中便發現許多黃紙的告白。

表示厭棄一切的袈裟。輕輕的披在久明的身上了。他裝束完畢。對着鏡子瞧了一下。幾乎認不出自己來。他毅然担任這個敲募的責任。表面上雖似他的熱心。其實他的用意。却不是如此的。因為他在會中。聽那會長說這事非常有功的。這個當兒。他正想急急求一個懺悔之道。所以便允了下來。預備借此造些功德。一次可以消除自己的宿孽。二來可以超度他夫人的冤魂。他這一片至誠。是完全爲着他亡妻而發的。唐朝元微之的悼亡詩。有句道：「報答平生未展眉。」久明也是這個意思。他每天到市街

上去遊行。全沒有怕羞和胆怯的態度。不過他在行走的當兒。似乎見他夫人在他面前走着。他把木魚打了一下。他夫人便掉轉頭來。向他望了一望。他因此又追想到從前如何虐待他的夫人。無形中。彷彿在他良心上重重的種了一下。比較他種着木魚還要利害些。所以他高聲念着那「護法韋陀」和「阿彌陀佛」的經文。不知不覺帶着淒厲的音調。在人家聽起來。以爲不過是兩句經文罷了。那知這兩句經文。在久明口中發出來。差不多包含着他一生的歷史在裏面。那木魚又彷彿是代表他的良心的。他狠命的將他一下一下的種着。正所以聲討自己的罪狀的。他在那市街上一步步的走過去。似乎和平時完全不同。覺得舉起腳來。踏了一步下去。那路上便深深印着一個足跡在上面。表示他是個有罪之人。但是這都是他自己腦筋裏的幻想結成的。人家絲毫沒有知道他。只看他是爲着牛神廟敲募重修的捐款罷了。

久明每天做他日常的功課。風雨無阻。早上大約在東方

微微發白的時候。人家沒有起身。所以都不能看見他。但他的木魚聲。却遠遠傳達到人家枕邊來。凡是已經睡醒的人。都默默的心上自語道。敲募重修牛神庵的人。又做他的早課了。只有到了傍晚的當兒。他在市街上走過。大家都很高興的瞧他。

天色沉沉的晚下來了。這天下了一天雨。沒有一刻停着。因此街上的行人很少。連那每天聚着頑的孩子們。也一

個都不見蹤影。一會兒木魚聲很沉悶的破着雨聲響起來了。久明一步一步的冒雨走着。很無味的念着經文。身上的袈裟。被雨點滴在上面。漸漸加重起來。但他良心上重重壓着的罪孽。却覺得減輕了許多。他慢慢的由近而遠走過去。這天背後却沒有聽得往常孩子們的學着他亂呼「護法韋陀」和「阿彌陀佛」的經文。但他亡妻的幻影。却依舊在他面前走着。並不因天雨而隱躲啊。

古香室諺語攷

章梅魂

明目張膽 丈夫當言地須要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也。(唐書)

移東就西 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舊唐書陸贄傳)

心動膽落 溫造爲侍御史。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唐書)

膽大心小 孫思邈對盧照鄰曰。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唐書)

有面子 潯出軍討太原。楊復恭奉卮酒屬潯。潯辭。復恭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

一面。不顧復恭意。作面子耶。潯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舊唐書張潯傳)



西國讖詩戲釋

秦翰才

我國好言讖緯之學。如黃蘗禪師詩。劉伯溫推背歌。早已脛炙人口。其實西方亦有之。試舉一則。以供讀者解頤。

希畢登老母。以一零八八年。生於美國約克省克南司堡。受浸禮於歐許拉蘇雪爾。年七旬歿。遺著一帙。刊行於一四六一年。至一六六二年一七九七年。兩度再版。有詩一篇。預言後世事。頗多驗者。茲譯其文。並就所知。加以詮釋。無從猜詳者。姑闕疑焉。幸讀者共爲釋之。

車無馬而奔。禍變常囂塵。

此明言汽車之行。風馳電掣。而行人無辜爲所撞傷。或致死者。不可勝計。

眸子一瞬時。思想環球馳。

此明言自電報電話發明。而人有意思想發表。即可遞以傳至各處。無遠弗屆。

水更有異能。今奇後且真。

此明言瓦特利用蒸汽。製造發動機。雖一時以爲奇特。而後意見諸實用。

世界將倒置。黃金見樹趾。

此兩語尙不可解。或者化學發達。將來可於木植中鍊得黃金耶。

人可穿過籠。不須驢或馬。

此明言火車穴山中而過。無有阻隔。

水下可以居。能談亦能睡。

此明言潛艇之功用。居海底如居地面。

人與天空能。不論黑白綠。

此明言飛機可升天際。無論天氣如何。即雲之變化

如何。皆可不畏。

鐵在水中浮。輕易如木舟。

此明言舟人駕龐大之商船戰艦。瞬息千里。無殊於

一葉扁舟。

掘金在山趾。其地今不知。

此當指舊金山採金事。彼時新大陸固未發現。

水火效力神。莫容猶太人。

此即第一句未詳。至猶太人夙為英人所憎惡。

世局將終結。在一八八一。

此四數目字。最難索解。



起八謎存

先生其有遺行歟 (人名一) (捲簾)

太傅 (人名一)

宋之間

相面 (人名一)

王師範

東萊博議 (人名一)

商容

改造環境 (人名一)

呂公著

心照不宣 (古文一)

周新

勒石投碑 (唐詩一)

默而識之

姣好如婦人女子 (人名一) (捲簾)

江山留勝跡

一步一回頭 (四書一)

顏良

哀王孫而進食 (四書一)

望望然去之

請酒單 (唐詩一)

賜也何敢望回

可為流涕者二 (唐詩一)

惟有飲者留其名

來日綺窗下寒梅着花未 (紅樓人一)

雙淚落君前



星期消遣錄

(著原三泊莫)

趙開

某跳舞場之門額上。本大書跳舞二字。其門之兩側。忽貼有深紅廣告。申明本星期日跳舞暫停。移作別用。

巴是日午餐後出門游散。藉助消化。高視闊步。儼然部員。信步至車站旁。斗見深紅招貼。駐足讀之曰。萬國婦女女權請願會。總幹事部設巴黎。本日本大會公開。主席爲脫離宗教信仰之瑞拉曼女士。與俄國虛無黨黨員愛萬司各林女士。本會男女會友。尊重自由獨立之同志。俱蒞臨。並敦請凱雪女士與新自譎戍歸國之龔努君演講。入門券價一方。一老婦戴眼鏡。據一有桌毯之案。坐司收款之事。巴遂入觀之。室內人幾滿座。發爲犬臭。蓋發自一般年過花信處子之衣裙者。難以跳舞場香水之餘臭。巴覺良久。始於第二排得一空座。其旁坐一佩寶星之老紳士。又一狀類工人之女子。顯邊有傷痕。舉目四矚。會員已到齊。瑞拉曼一美好女子。肌膚充盈而微黑。烏髮插紅花。與一面黃肌瘦之俄國女虛無黨員愛萬司各林共一主席。身後卽爲大名鼎鼎之凱雪女士。素有河東獅之徽號。麗姝也。坐其身畔者。爲遣戍遇赦之龔努君。具翻雲覆雨。排江倒海之手段。面目猙獰。緊握兩拳。支膝下。目視客座。如貓擺飛燕狀。

右側一羣年長殘婦。一若淒涼寡鵠。盼再醮者。乃與一羣社會改革巨子。觀面而坐。其人均鬚髮不剃。以示大義未伸。

座客人類頗雜。婦女大半爲閩人女眷。或星期休業商店之婦女。面紅紅之縉紳輩中。亦時見芳年已邁。工愁善擊之處女。有三公學學生來坐婦女叢中。據一隅竊竊私語。又有住戶眷屬來觀熱鬧者。惟首排坐上一黑人。髮髮黃服。狀甚華貴。彼注視會員。見彼此交頭接耳。掩口葫蘆。遂亦忍俊不禁。黑臉之中。觚犀燦然。彼身軀不動。而嘖嘖不已。若被人引惹至笑不可仰者。果何所爲而然。殊不可思議。意者彼以爲此係劇場。而其鬚髮之頭腦。若轉念曰。噫。此滑稽俳優。裝模作態。引人發噱。實爲彼熱帶上所罕見。

此際瑞拉曼致其開會詞。雖不甚明瞭。然亦敷陳大義。激昂慷慨。彼言女子屈服男子之下。由來已久。遂歷引君主貴族。種種時代。婦女所受男子之壓制。奉男子爲至尊。事之如婢妾。仰其鼻息。受其驅策。彼更聲情激越。大聲疾呼曰。至西歷千七百八十九年。彼鬚眉男子。不堪暴君壓制。遂揭竿而起。革命軍。脫專制之羈絆。恢復其自由。而建共

和。吾儕女子爲男子壓制。亦當效彼所爲。與吾女界之革命軍。脫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之羈絆。以復我女界之權利。成我女界革命之功業。則千七百八十九年。卽今日是矣。言畢。歸坐。鼓掌歡呼之聲雷動。此時黑人狂喜。匿其首于兩膝間。怪聲嗚采。

於是俄女虛無黨員愛萬司各林。起而以爽利銳厲之聲言曰。予俄人也。曾揭革命軍旗。親撻余本國之專制君王。余今當衆宣誓。法蘭西姊妹。其諦聽之。凡宇宙間海隅山陬之上。日光普照之下。如有不法專制男子。虐其婦女者。余必殛之一雪。我姊妹所心專制困厄之忿。言既。又聞掌聲鼓譟。此時巽勢起立。親其手掌。與彼黃鬚鬢之口唇。殷懃行親吻禮。以表示其熱讚。

於是各國女代表。接踵而起。演說。咸致其本國姊妹附囑之忱。以點綴此萬國大會之盛典。先爲一德國女士宣言。其人體肥胖。一頭練麻黃髮。操法語。扞格支離。殊不了了。其言曰。余今見貴國女界有此盛舉。特爲余德意志姊妹。

達其無限歡欣鼓舞之誠意。乃自撫其膺。若不勝感慨者。曰。余心中滋慚。不善言辭。惟敵國姊妹輩。與貴國姊妹宗旨。如出一轍。今願隨諸女士後。共策進行。

繼之而起者。爲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咸致其大同小異之演說辭。而難以啾啾暗啞。格磔鈞鞞之本國土音。最後以一脩長之英國女代表。純然唇齒之音。幾如園藝器具。雜然操奏。其言曰。余感於貴國女士大公無私之雅意。深願供獻吾英自由姊妹之助力于貴國諸姊妹之前。共達此解放吾女界之目的。余今當爲吾女界前途。三呼萬歲。遂高呼女界萬歲者三。

此際黑人歡騰如狂。竟不知兩腿之忽加于椅背。鼓之舞之。如鼓捶之亂搗。口中則狂嘶竭呼。致招兩會員之干涉。巴之鄰座老翁。喃喃言曰。此輩癩發矣。巴以爲其語已也。轉身問之曰。子云何。翁致其歉辭曰。余非與子言。乃自語。謂此輩愚騷如癩發也。

巴詫異曰。然則子識此輩乎。曰。略識之。瑞拉曼尙爲初奉

宗教之學徒。愛萬司各林素有擾亂治安之目。曾縱火焚人居室。爲警察所拘。後察其確爲癩疾。遂得保釋。凱雪則沽名釣譽之女陰謀家。彼處尙有三女子。爲余認識。曾服役某醫院者。其餘當余輩前之婦女。益卑卑不足道矣。

時禁止勿譁之囁聲四起。歸自誦戍之巽努君。起立轉其虎視眈眈之目。聲若風濤之發深壑。言曰。今有儼若日星。響若雷霆之大道。曰自由。曰平等。曰合羣。之三者。爲民主精神之標幟。吾儕曾建此義旗。遂以倒專制之暴君。今日亦爲吾女界同胞建此義旗。與娘子革命軍。脫鬚眉之羈勒。而創獨立之時也。以言自由。則男女婚姻自由。夫婦居室自由。社會交際自由。以言平等。在家庭男女應平等。出外男女應平等。操男女平等之政權。享男女平等之法律。以言合羣。則凡我姊妹。俱爲共襄大事之羣交。勇往奮鬪之胞澤。當與男子共分人類而有之。不作男子之畸零貨也。并滔滔放論其投身政界之事業。謂將來發展其計畫。必以世界大同爲歸束。又論及社會結合之精神。預料將

來萬國共和。必胥賴于此三者不拔之基礎。曰自由。曰平等。曰合羣。彼言方罷。一片采聲。直如天崩地塌。巴頭爲之脹。乃回首向鄰座老翁曰。是人亦不免愚耶。曰。若而人者。滔滔皆是。又何責焉。此蓋根于教育薰陶之成效者。巴不解。問曰。教育如可。曰。此輩稍讀書。一知半解。便敢大言不慚。自暴其醜。巴曰。然則教育如之何而可。翁曰。余固信仰自由者。特患不學無術耳。今請爲先生一陳余說。設有自由一錢。其主動之機簧斷折。持往龔努君。請爲理之。彼必錯愕。謝不能。乃今有紛亂挫折之事。起於此無限複雜之機械體。所謂法蘭西國家。而不得其理者。彼輒自信曰。我能治之。若此類之人。不解思索。而好高談國是者。不知凡幾。惜無學習此種治理之學校。以教之也。余意卽謂人必生於閭閻之家。其先世累代簪纓。而掌牧民之柄者。自其纏保孩提。卽耳濡目染。于是復童而習之。專儲爲他日經國之預備。猶青年之預備其入巴里專門學校之課程。庶幾出而問世。可以駕輕就熟矣。

此時四座噤聲又起。立禁彼等之談。見一少年儀容肅穆。登講座曰。諸女士幸恕余之唐突。小生對於諸女士之高論卓見。竊有所疑難。蓋欲求女權之昌盛。與男子抗。必視女子之能力。究竟能否與男子匹敵。以爲斷。環睹女界之情勢。以言體力之服勞重。能若男子乎。勿如也。以言智力之沈毅強固。能若男子乎。勿如也。蓋女子所得於天者。別有祕蘊。與男子異趣而媲美。女子之賦性。實鍾天地之靈。山川之秀。嬌容如春花。眉黛如秋水。至于一顰一笑。皆足傾倒男子。彼力雄萬夫之雄傑。有低眉于巾幗者。殆爲此也。夫男子所具剛強之才力。固非女子所能敵。然女子出其柔媚之魔力。足以顛倒男子之神魂。懾服男子之才智。然則女子又何慊于心而有所不足耶。自有生民以來。女子固未嘗不爲人類之至尊。握有左右世界之勢力者。蓋無女子。則無人類。而萬事皆幾乎其息。世間一切幸福。必待女子而備。

使今汝女界欲于政治上生活上。與吾輩男子爭對等之

權利。則吾輩將視女子爲敵。而女子一切柔媚之術。所特以操縱男子者。皆無所施其技。至是而吾輩男子於科學藝術上獨具強有力之天才。爲女子所萬不能爭勝者。乃砥礪而益顯。女子必相形而愈絀。此時女子。豈非真爲男子所壓服乎。

夫女子以天生麗質。媚吾男子。令其畢生纏綿。無限銷魂。又當吾男子奮鬪于其職業之時。備歷窮通得失之境。幸

賴女子爲慰情勝伴。益能奮發有爲。凡是種種淑德。均爲女子所夙具。今乃舍其長而短是謀。以求不可必得之倖。小生竊爲諸女士不取也。說至此。會員吹號禁止之。少年遂下。

老翁起謂巴曰。此少年議論亦新穎。特人不之覺耳。吾儕去休。與子偕飲。聊博一洪醉可乎。巴稱善。遂相將出。而此時正爲凱雪女士預備運廣長舌。登台說法時也。(完)

亞力山大爲什麼哭了

憶秋生

先生講亞力山大大王爭伐的事蹟給學生聽。心裏想着實給學生們一個印象，說道：「當亞力山大大王克服印度之後，你們知道他作什麼開慶祝會來慶祝他的成功嗎？不是，他坐了下來，哭了。」

小學生們聽見那樣偉人來做小孩子的事，稍稍有點失望，先生即說道：「你們知道他爲什麼哭了呢？」

一隻小小的手舉了起來；先生道：「湯姆，你知道亞力山大爲什麼哭了？」湯姆很自信似的道：

「先生，大概他因爲找不着路轉來罷來。」

談 腹 捧



歌聲。琴韻。和叶。鏗鏘。
 長城。烟味。馥郁。芬芳。

高等國貨

大長城香烟

每罐內附有獎券一紙。積存
 多張。可換各種貴重物品。
 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歧路上的華

錢起八

一

泉水從山上衝下來，

勇往，猛進，一刻不停留。

半山腳邊有許多紅蓼花，砂石，雜艸簇聚在一塊兒，很堅固地簇聚着。

泉水幾乎被擠住了。幾乎停留着了。

忽地撥開紅蓼花，激開砂石，分開雜艸，回環曲折，汨汨地出來；

勇往，猛進，一刻不停留；趕牠那光燦爛的前程。

二

霍地醒來，

太陽射滿帳中，

明晃晃不見一物。

凝視着太陽，

霍地移開目光，

黑樹樾不見一物。

三

我愛他，別人也許愛他，

我竟然不許再有別人愛他了！

我愛他，也許再愛別人，

他竟然不許我再愛別人了！

嫉妬，——憤恨，——怨曠，——傾軋，——離間——攔

撥，——呪詛，——反目，——決裂，——爭鬪，——自殺，……

……愛的風波起了！

四

鐘說：

你別儘管開着我走了，

這遲早是會停止的吓，

強迫的工作，自動的進行。

五

月亮給烏雲完全蒙蔽住了；

伊怎會曉得吓，

大地上的一切都感着這煩悶而恐怖的一夜黑暗。

六

誰說上帝是萬能的啊？

他不會造一個十全十美的人。

七

趕緊革除一切傳習的迷信罷！

只不願死掉一部分僧尼道士星相巫卜罷了。

也何須先想到他們失業後之情形而予以措置，

只不願死掉一部分人類的性命罷了。

八

誰也不要只願說着改造社會了，

誰也都是社會中之一個。

自身的遺忘是可恥的啊！

九

未來是不可證實的；

現在是無從捉摸的；

只有過去。

看見樹葉的一動，那一動已是過去的陳迹了。

聽聞時鐘的一響，那一響已是過去的遺音了。

人們就是這樣地過他們一生，

——看見與聽聞。——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臨潤羨矣，不如退而估網，禿髮既
 掃人，羨慕他人，祇羨髮，惟有賣
 「瞻慕」發髮妙品，就會生得同他
 人一樣，「瞻慕」發髮既好，要一言
 難盡，這禿髮重生，是他最顯明
 祇效果。中國各大城市藥房均有出售
 廣東德北長安二路廣東路，致漢漢編教發行

GERMOL 12

輝

徵求論著小說

金星人壽保險公司發行年刊一種徵求各種關於勸導人壽保險之論文雅著小說或諧作圖畫等不拘何體凡經錄登本刊者每千字甲種酬洋五元乙種酬洋三元特別佳作則贈特種酬每千字洋十元圖畫甲種酬洋十五元乙種酬洋十元特種酬洋三十元投稿請寄上海四川路一百三十四號本總公司凡來稿請書明住址并蓋圖章將來憑章領酬無論取錄與否原稿恕不奉還截止期限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

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啓

財產與愛情

(續第八期)

江紅蕉

(二)

張大成律師的女兒叫做韻芬。與佩玉最要好。如同親姊妹一般。那天晚上。佩玉的繡閣裏。華燈綺張。雲幕未卷。兩人靜悄悄的並坐在一張藍絲絨的沙發上。細談裏曲。韻芬道。佩玉妹啊。你端的要到無錫去麼。可是我們相處十多年。也沒分別過一遭。如今你走了。叫我冷清清的。怎生解悶呢。你還是別去罷。你去的原因。也得說與我聽聽。果然是要子慧山的。我伴你去走遭也好。佩玉道。我這遭並非遊玩。確有要緊事情。大約一兩個月。便得回來的。我到了無錫。我們可以通信。也似相聚一起。但是你要給我守着祕密。休被拜月知道。韻芬道。這個遵命便了。可是你總得把到無錫去的緣故。告訴了我。我才可以允許。佩玉紅着臉道。也罷。告訴了你。可是你要替我守祕密的。韻芬道。

我早已說過代你守祕密的了。這個你請放心。我此去並非別事。乃是試拜月的心。是不是真心愛我。我和他的事也瞞不過你。實因他生得太俊美。性格又溫柔。并且一筆好丹青。無人不知。我們可算得志同道合。聲應氣求。他待我也是如此。瞧他的神情。似乎有提出婚姻問題的意思。可是近來他的行徑。又似乎有些不同。好似另有一件丟不開的事情。坐一會便急匆匆的要去。問他又不肯實說。不知他是什麼緣故。所以我想出一個法子。把他試一試。是否真心愛我。有人對我說拜月近來家况很拮据。他的愛我。乃是另有目的。他早知道我一無拘束。先父分給我的財產。本不很少。人言藉藉。雖作不得真。却是風來有因。這話也許有些關係的。韻姊你想萬一人言不幸而中。我豈不冒失。這是一生幸福的關頭。怎能不審慎。此去至少

十廿天。多則一兩個月。便見分曉了。他要來尋我時。你只吞吞吐吐。含糊其詞。他自然向婢僕們打聽。我早已關照春蘭丫頭。叫他裝作偷偷的告訴拜月。只說我另有所愛。業已訂婚。如今同到杭州去遊玩了。他要是真心愛我。自然是憂傷哭泣。否則便要怒形於色。叫春蘭暗暗去偵探他的行徑。我便可解決我心中的懷疑了。韻芬道。別人的話。也許另有作用。你別信任。拜月的人。品貌性格。委實沒有可以批評之處。你這樣騙他。他神經上受了非常刺激。也許要悲怒兼至的。以我的理想。一個人的所愛。忽然負心他去。心中怎不動怒憤恨。你這樣試他。一定試不出真情。並且要誤事的呢。像這樣一個少年。失掉了豈不可惜。你還是別到無錫去罷。拜月愛你。決不是愛你的錢。我倒可以保證。佩玉笑道。姊姊你怎的如此信任他。我總有些疑惑咧。韻芬聽了。臉頓時紅了一陣。深恐佩玉誤會。不便再勸。便問道。那麼到無錫。住在什麼地方呢。佩玉道。有一個表姑母孫夫人住在無錫。我與他已好多年沒見過了。

聽說他近來很寂寞。一個嗣子也死了。家中只有兩三個吃素念經的朋友。伴伴熱鬧。但是他也有許多財產。竟沒有人繼承。因此近來很肯做慈善事業。上個月他曾寫信來。叫我去耍子。如今去了。他一定歡迎。韻芬道。你一定要去。只得由你去了。自己當心寒暖。保重身體爲要。我但願拜月。不如你所料才好。佩玉紅着臉。顫聲說道。我也但願不被我料到。

過了一天。無錫孫夫人那裏。便多了一個花枝招展的小姐。便是王佩玉女士。可是如今他已改名爲碧珠。姓却没有改。這是因爲佩玉的名字。聲譽很大。所以改了。以免萬一露出破綻。反而不美。孫夫人也問他怎的改了名字。佩玉說去年一位先生給我改的。孫夫人也信以爲真。趕着叫碧珠小姐。孫夫人瞧着佩玉生得俊美非常。紅玉一般的臉龐。明珠似的眼珠。好似新月照在秋夜波紋上一般。一顆櫻桃的嘴。紅得又非常鮮豔。單這幾件。也就穀疹了。孫夫人把他看呆了。佩玉倒不好意思。便有一搭沒一搭

的與孫夫人說話。應對又敏慧又流麗。孫夫人越看越愛。恨不得一口吞上肚去才好。想起了自己沒兒女。却又悲從中來。呆了好久。

孫夫人道：我這幾天與致似乎很好。我料你不來的。你却來了。你又長得俊美。使我更疼你了。沒有兩三天。我的姪子也快來了。他與我十年多沒見了。我也屢次叫他來。他一次也沒來過。如今不知怎的也肯來了。待他來時。我們合夥兒先遊一輪慧山。再雇船到太湖消夏灣去避暑。樂一會子也好。他今年還只廿三歲。遙想生得一定不錯。你是久住上海的啊。你總知道。上海有一個青年畫家胡拜月的了。你們可曾見過。佩玉不聽猶可。一聽頓時心裏別別的跳個不住。臉也紅得像朝霞一般。囁嚅道：久聞大名。却沒見過咧。大概生得很體面。就是不十分面如冠玉。總也修飾得很整齊。美術家無不如此的。孫夫人道：既然如此。更好了。那時你也開展些。大家見見。厮熟一些。否則諸多避起嫌疑來。就覺得非常討厭了。我猜他到無錫來。一

定住旅館的。你也給我同去走走。

佩玉暗想這才糟了。我要試他的心。特地離了上海。到這裏來。改名碧珠。誰知他也來了。他要是問起源委。我怎能說得。改名的一節。更不成話了。要是被他知道。他豈不要動怒。那便怎麼樣呢。想到這裏。不由的身子微微發顫。孫夫人見了。便問他爲了什麼。身子才顫動的。佩玉一時說不出衷腸。却又不肯說謊話。便隨口答道：我方才覺得有些頭痛。故而失禮了。孫夫人着實信以爲真。便很慈祥的說道：如此你去休息休息罷。佩玉便沒精打彩。回到自己房裏。心中萬慮千愁。一齊都擁上心頭。想了一陣。想不出個迴避法子。不迴避罷。見了面又怎麼說。要是立刻回上海。姨母一定要懷疑。大概也不肯放行的。真是進退兩難。只悔自己孟浪。輕信了浮言。才到無錫來多走這一遭的。萬一拜月此心無他。確是很純潔的愛我。我疑心他。良心上更對不起了。佩玉一個人思前想後。一夜竟沒好好的睡熟。直到天已大明。才覺得倦起來。便一枕酣然。待到好

夢醒來。已是下午三時了。聽說拜月已到。上午已來過。現住無錫飯店。預備明天搬進來住。佩玉一聽這訊。心裏又恐慌起來。思想了好久。便寫了一個便條。客套言語以及別情離緒。一概不寫。只寫着「我等之事。請祕密。幸勿爲令伯母所知爲要。」寫好了又寫一信封。信封上寫的王佩玉緘。命人送到無錫飯店胡大少爺收拆。這才心神稍寧。

(三)

白翰卿冒充了胡拜月到了無錫。揀了無錫飯店住下。不由的心中大悔。很悔不該冒名頂替而來。雖是完全幫助朋友。可是萬一敗露。我與拜月的名譽。立刻可以破裂得一些也沒有。這又何苦來呢。但是我又覺得拜月這人。除了浪用以外。真是很好的少年。與王佩玉可算得一對佳耦。萬一爲了金錢。不能成就他們的良緣。豈非缺憾。我這才允他代庖而來。只要設法向他伯母。先借到了四千元。把一切債款還清。與佩玉不久便能成爲夫婦。也是我一

臂之力。我也樂得行這小惠。好讓他們一生一世忘不掉我白翰卿這人。這才有趣味呢。

翰卿想到這裏。心裏平添了許多勇氣。便與匆匆的到孫夫人家裏來。孫夫人果然認不得。很疼着翰卿。以爲就是幾年來所渴望的姪兒。果然長的面如冠玉。唇紅齒白。又是長身玉立。委婉溫文。當下便留吃中飯。特地去叫了幾樣館子裏的菜。開出一罇的酒。親自斟與翰卿道。這竹葉青還是你祖父當年珍藏的佳釀。味道純厚。你可以多喝一杯。你覺得他滋味怎樣。翰卿道。滋味好極了。伯母大概還藏着不少罷。喝了一會。談鋒大縱。老婦問道。振亞令舅。近况怎樣。可還似從前一般麼。翰卿道。他老人家依舊和從前一般。總喜歡旅行。常常兩三個月不在家裏的。……說到這裏。忽然想起拜月對他說的並不如此。原來拜月有兩個舅父。一個叫振鵬。一個叫振亞。振亞生性孤僻。終日在家看書讀畫。杜門却客。不問世事。那振鵬性子豪放。喜歡遊山玩水。登嶺涉壑。還喜歡馳馬行獵。與振亞完全

不同。如今翰卿疏忽，竟說差了，只得改口說道：他老人家的性子，已和十年前不同了。好似兩個人呢。從前愛靜，如今愛動了。孫夫人聽着，不勝奇詫。嘆道：一個人性子竟會變得截然不同的麼？那麼他的一個忠僕小王，可還侍奉他麼？翰卿含糊應了一個是。孫夫人又問道：那麼振鵬近來跑馬總會裏還去麼？翰卿又點了點頭。孫夫人又道：他的白龍現在怎樣？從前是很雄偉，跑起來速度很快的。如今諒也老了，怕不很中用了罷？翰卿聽着，心裏很着急。想這却拜月沒有談及，我怎生回答呢？但是玩孫夫人口气，似乎白龍是一只馬，便信口亂談賽馬之事。說白龍怎樣怎樣跑得快，真是老當益壯咧。孫夫人果然信以為真。又問着蘭怎樣。翰卿想春蘭是個丫頭了，拜月也沒提及這人。大概是振亞家的老婢，所以孫夫人記及他，他又胡說道：春蘭年事雖大，却不肯嫁，依舊很忠心服侍他主人。每天的菜，都是他做的……這幾句話不打緊，早把孫夫人嚇了一跳。驚道：怎的春蘭能做事麼？這真奇事了……

翰卿聽了，也大為詫異，便又自作聰明道：可不奇麼？他從前癡癡默默，一些事也不能做的。如今倒伶俐了。說着大笑不已。孫夫人格外奇怪，疑心他姪兒有神經病，便不多問。原來春蘭是一只獵犬，並不是丫頭。他們吃完了飯，翰卿忙脫身告辭而去。如釋重負。

到了旅館裏，心裏稍停。誰知又接到了王碧珠一封信。又起了一陣狐疑。想不出所以然來。再也猜不到碧珠就是佩玉。也在孫夫人那裏，便問茶房。這信從那裏送來。茶房道：送信的人，把信丟了下來，便去了。他也沒說什麼。不知從那裏送來的。翰卿正在狐疑。茶房領了一個女客進來。兩人見了，各自大大的一怔。還是翰卿先問道：小姐貴姓。佩玉便遞出一張名片。翰卿接過來一瞧，原來就是王碧珠。心中倒定了一些。碧珠也問道：先生貴姓。翰卿答道：鄙人就是胡拜月。佩玉驚訝非常，呆了一會，又端相了一會。便要告辭而去。翰卿忙問道：小姐賞臨，有何貴幹。剛才那封信，可是小姐送來的麼？佩玉想這真奇了。拜月難道變

了形麼。怎的換了一個人呢。莫非奸人冒充了他。來騙錢麼。也許把拜月加害了。他才敢來冒充呢。這樣一想。拜月一定是凶多吉少。這却不能不想一個法子。探聽探聽。但是這人倒也生得個儻風流。不似奸徒模樣。也許另有別情。想到這裏。便站住了。定一定神道。先生究竟是誰。你並非胡拜月。拜月我認識的。你究竟爲了什麼事冒充他。敢是來騙孫夫人的錢麼。你快實說。否則我就要去叫巡警了。翰卿猛不防他這樣利害。不由的倒抽了口冷氣。便含笑鞠了一個躬道。小姐請坐。這也有個講究。鄙人並非來騙孫夫人錢的。請不要誤會。鄙人是個奸徒。那是非常感激的了。可是鄙人冒名而來。也很懊悔。咧。說到這裏。佩玉臉上的冰霜。似乎退了一些。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翰卿便把拜月如何拮据。伯母如何喜歡拜月。以及拜月如何不忍與佩玉離別。一一說與佩玉知道。佩玉紅了臉。也把真姓名揭出。兩人談談說說。真是一見如故。談得很是投機。後來佩玉竟把自己到無錫來的原因。也告訴了翰

卿。他們投機模樣。委實奇怪得很。說給誰也不信的。從此兩人很要好。佩玉待翰卿。與待拜月相差無幾。那孫夫人函召拜月。實出中心之誠。以爲他姪兒一定是個聰明伶俐的少年。誰知這一席談。大失所望。心裏想把他承繼的意思。立刻消歸烏有。不過面子上還是敷衍着。常常叫他來談談說說。只見佩玉和他很接近。便暗暗把那天的席談。告訴佩玉。並叮囑少與接近。原來這時孫夫人還沒知道拜月是翰卿。翰卿雖然厭惡賈鼎的胡拜月。可是翰卿住在無錫半個月。慢慢的與孫夫人既熟。很能處處恭維體貼。後來感情也就很好了。孫夫人忽然想起自己不可沒有兒子。現在看看拜月。倒也合意。便請了律師。做了一張遺囑。載明自己死把拜月承繼爲子。財產也全部傳給拜月。在這時胡拜月從上海寄一信來。他說王佩玉已另嫁了一個人。真使他非常失望。非常悲傷。佩玉的友人。叫做雷韻芬的。時常慰藉他。兩下感情很好。也許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如今你處進行如何。請速寫信告知等言語。翰卿接了信。便遞與佩玉瞧。佩玉道。可不是麼。我的試驗有結果了。翰卿道。既然如此。你怎麼辦呢。佩玉含羞道。他既與韻芬有愛情。我但願他們早早訂婚。我們快快自己到孫夫人那邊學發冒名頂替的事罷。翰卿道。且慢。事已至此。我總想幫友幫到底了。我如今寫一封信去。叫拜月快來。告訴他律師遺囑已做好。叫他趕快冒了我白翰卿的名。到無錫來。只說是我的朋友。慢慢設法。好讓拜月與孫夫人感情融洽。我們再舉發。才不債事。也許孫夫人真把他承繼了。佩玉聽着。螭首頻點。很贊成翰卿俠義的計劃。連向翰卿情笑。在這情笑之中。還含羞纏綿的說道。你大功夫成以後。我們怎樣呢。似乎可以回上海去了。

(四)

翰卿依計而行。拜月果然依了他的叮囑。只說是朋友。來訪翰卿。這時表面上翰卿變爲拜月。拜月變了翰卿。除了佩玉以外。誰也不知道這蹊蹺。拜月性情溫柔。哄得孫夫

人非常疼愛。一半也有些天性關係。竟把他愛如兒子一般。拜月又替孫夫人畫了一張照。孫夫人格外歡喜。便對翰卿道。拜月兒啊。你的朋友白翰卿畫的天才真好。人品也很好。我想把他也做個過房兒子。不知他肯不肯。你給我去問一聲。翰卿暗暗好笑。却裝作正徑模樣道。伯母疼他。他豈有不肯之理。

這時的佩玉。早已推託有一個同學在常州。約他去遊玩幾天。離開了無錫。免得與胡拜月遇見。大家難以爲情。翰卿待孫夫人把拜月承繼爲寄子以後。便寫信去告訴佩玉。佩玉便回到無錫。與翰卿把這如入五里霧中的疑陣揭穿。告訴孫夫人。孫夫人大爲驚駭。但是他與拜月感情正很融洽。又見拜月果然又聰明又俊俏。便把他真的承繼爲子。把翰卿與佩玉。做了寄名的兒女。這時大家非常歡喜。不過拜月對於佩玉。很是慚愧。還想重修舊好。可是沒有兩三天。翰卿與佩玉。已訂婚了。

過了新年。翰卿與佩玉。都回上海。大家認真作畫。拜月在

無錫亦認真作書。雷韻芬不愛作畫。却喜歡做詩。在詩壇上也很有美譽。後來他們聯合起來。開了一個私人美術展覽會。很得到許多人極好的批評。諸位總記得去年各報上本埠新聞。有一段新聞。記的畫家詩人的兩對新夫婦。在大禮拜堂裏結婚。便是他們的事情呢。

可是雷韻芬的嫁胡拜月。好似得的意外之財。那白翰卿

却既得了意外之夫人。又得了意外之財。胡拜月既失歡於王佩玉。當然得不到佩玉的財產。却也得了一個意外的雷韻芬。又得了一份遺產。不過他們的婚約。雖然都有財產問題攪雜在裏面。却也因了財產。才生出這種變化呢。

(完)

典妻

培

前清雍乾以往。甘肅人恒有租妻之俗。無力婚娶者。可賃他人之妻。立券限期。或二年三年不等。亦有以得子時爲限者。期滿。即歸還原夫。不能一日留也。客遊其地者。亦可賃妻以遺岑寂。既立約後。并可宿其原夫之家。不必另

賃居室。客至。其夫即避去。及限滿。則非得原夫許可。雖其妻與客篤愛。亦不能多續一日之歡也。又寧紹台各屬。往時亦有典妻之風。典期五年十年不等。期滿回贖。

最後的問題

巽觀

一個有經驗的教師說。我們天天刻板的讀着死書。一些也沒有趣味。現在誰想得出一個有趣味的方法來。我就獎賞他一張畫圖。說着。眼睛望着全室的學生。

內中有一個尤心仁立起來說道。我想得出。我想得出。教師的一雙眼睛。從眼鏡片的底下射出來說道。你可以說出你的計劃來。尤心仁說道。我們用淺近的詞句問答。

教師說。狠好狠好。

教師問道。這螞蟻爲何要藏他的糧食。

甲生答道。螞蟻爲預防着冬天求不到食品的緣故。所以如此的。

教師點點頭。表示答詞的滿意。又問着道。

你們爲怎麼要來這裏求學讀書。

乙生說道。爲要求應用的智識。所以必須讀書。

教師又問道。智識用在怎麼地方。

丙生說道。是爲着人的必須的應用。而求社會上因爲我能夠勞心勞力。有衣食住供給。我方能夠生存。不致於淘汰。

教師又問道。這儲蓄的原理是怎麼。

丁生說道。是預防着急用。

教師又問道。倘使一個人忽然頃刻之間死了。將如何預防呢。這最後的問題。一個人也答不出。但是看官們要原諒。他們全室的學生。都是小孩子。又那裏曉得呢。

尤心仁見沒有答出教師的最後的問。他估量着再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得出了。他也並不遲疑的說道。除非去保壽險。

教師狠詫異的問道。你如何曉得。

尤心仁道。我昨天在路上有二個上等模樣的人說的。他們正批評壽險公司。

教師問道。他們那樣批評。

尤心仁道。他們說要到華安公司去保壽險。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上海
北京路四路川路角

分公司設各省各埠
餘百處

電話中央一零七三
四

詳章函索即寄



溺者 (The man who was drowned)

莫泊桑著
克文從英譯

上

凡是在費金 (Fecamp) 鎮做捕魚的人沒有不知道老嫗巴典的故事。伊的結婚自始便很不幸，伊的丈夫捷伊和打殺一般粗暴！

巴典自己有一個漁船，他和第斯麗結婚，因為他很愛伊，並不覺得伊是很貧困的。他種種行事雖很野蠻，但他是一個好軍人。他時常到軻賓老伯店中，每日在那裏飲酒；若果魚打得多的時候，便毫無節制的痛飲一回。

許多人很樂意為軻賓老伯的女兒服役，伊是一個好看女子，動人處全在伊的活潑美麗——與人晉接，絕沒有一句非禮的談話。巴典每跑到店裏，很喜歡端詳伊，誇獎伊的美貌。他飲了第一杯酒，便想及伊的美好；第二

杯，便逼近伊來；第三杯後，他說道：「第斯麗姑娘，若果你喜歡……」第四杯後，他很想和伊接吻了：到了第十杯，他和伊已經成了朋友。但是伊不絕的為其他飲客所騷；伊在許多桌子裏，走馬燈一般走着；一面笑，一面和人客談話。伊絕不像是老人軻賓的女兒呵！

後來巴典的念慮完全給第斯麗佔據了——甚至魚也懶捕了；當他把網拋入浩浩的海洋中，或月夜遠離海岸，同伴熟睡的時候，他總是扶着船舵去思想這個女子。他時常想像伊的笑容和伊喜吟吟傾出紅酒……於是伊乃離開說道：「這裏我給你這麼多，你夠了麼？」

他想念伊既這般懇切，一心一意要和伊結婚。他不能夠久忍了，他請伊給伊的手，向伊求婚。他很富有，有他

自己的漁舟，沒有可以輕蔑他的對手，因為老人軻賓甚麼都沒有的。後來諸事都停當了，真是歡喜不過。婚禮趕速舉行，個個有關係的人都很想早點了事的。

婚禮結束後第三天，巴典開始疑惑起來，為甚麼自己總想不到第斯麗和其他婦人的差別……自己綽綽自己向一個沒有半個辨士做嫁妝的女子，是何等的愚笨！不錯，所有的事情都是陷阱。伊為他傾酒，刺動他的心……

他在沿岸而行的時候，自己向自己發起咒罵來，把一個磁裂的烟管咬到粉碎。更把自己的憤氣和憎怨向自己捕獲的蝦蟹來發洩，把他們握在手裏盡力擲入籃子裏，口中說着極卑鄙不堪的咒罵。

當他回家的時候，在他的妻子，軻賓的女兒的面前，他毫不躊躇的把伊看做婦人中最下流的一個。伊慣受伊父親的咆哮了，所以伊丈夫的詈罵，伊很安閒的忍受。但是伊這種無抵抗的緘默，使他愈加暴怒。一夜他答捷

伊，自此他倆的恐怖生活便開始了。

二十年後他倆的關係成為地方上的談資了。巴典野蠻的言動，有時用做笑柄，有時却視為可憤激之事。當他的船入港的時候，若果他的妻子在碼頭上站着，他必定向伊喊出一些咒罵，好似船長在濃霧中發令一樣。船未到之先，他最忙不過的事便是使船身向着碼頭橫傍過去。他必定向迎接男人的女隊中偵出他的妻子所在。一見伊的影子，便唾向江中表示輕蔑的意思。

他這些舉動，是毫不隱瞞的。人人都明白他的用意；他們雖很可憐他的妻子，有時竟忍不住笑了出來。

後來他終於離開伙伴，迎面向他的妻子行來。他必定高聲驚懾伊，或者很嚴厲的詈罵，使伊很傷心，牽起衣裙來掩面。於是他和伊回家——伊在前。形容憂感；他却跟在後跟着，不絕的冷嘲熱諷。

只有俄頃的安靜，一闔門之後他便藉口極細小的事故來鞭笞伊；他一開手，便不知到住手，似乎向獸類索

命一般。每給伊一掌摑，他必罵道：

「呀，你這沒有一個辨士的東西！你這赤脚的娼婦！你這麵包皮都沒有的東西！我有一日，我總看住你那個老騙子的父親做世界！」

因此，這個可憐的婦人永遠在驚心動魄中討生活了。伊的肉體和靈魂似乎不絕的在恐怖顫慄。伊永不能夠知道他甚麼時候回來，但他回來的時候會有甚麼舉動，伊却常常知到……

這樣經過了十年之久。伊變成很柔順而且畏懼，無論那一個入來向伊說話或向伊行去，伊面色會轉為灰白；伊甚麼都不掛念，鎮日間惟有氣噓噓的。伊不敢念及將來，伊很疑惑伊能夠捱受現時的痛苦到許久。伊漸漸消瘦，而且黃起來——黃得幾乎和燻魚一樣！

下

一夜，伊的丈夫出海去了，伊為風聲驚醒，風勢很猛

和怒狗一般狂吼。伊在床裏坐起，幻想所聞的怪聲。傾聽少頃，聽不到甚麼，伊臥下再睡……但幾分鐘後，風變得利害，似乎要把房子撼倒一般。又如負傷的猛獸咆哮奔突於途中。

第斯麗馬上起來，急急披衣，向海港奔去。已經有許多婦人打着燈籠從各處來到。許多男人也來到那裏，看着滔滔的巨浪……

這場風浪經過十五點鐘才止息。十一個水手沒有回鎮裏來，其中一個便是巴典。

人們在戴皮岸邊發見了他的破船亞美利亞，在聖華里發見水手們的屍體。但他的屍首人們總沒有見。

因此，他的妻子總以為伊的丈夫沒有危險——尤其當人們尋獲船中的梯子和失落的救生帶時，更為相信……他曾經用過這帶子，把梯子做筏，是無疑的……有一個船打救他，是無疑的；總因為他離陸地不遠之故。於是，伊漸漸覺得伊是寡婦了。但伊每每聽聞隣人

叩門，或賣貨物者到來，伊總是混身發冷顫的。

伊的丈夫失蹤後約莫五年之久，一日午後，伊站在一個老船主的門首。老船主死了還不久，他住在慮地猶依夫地方，他的家產和器物現在要拍賣了。

恰好當伊行到，他們在拍賣一個鸚鵡——綠身，藍頭的，看着周圍的人，露出懷疑和輕蔑的神氣。

「三佛郎！拍賣者大聲的叫。」一個能夠談話似法律家的鸚鵡，三佛郎！」

一個第斯麗的朋友拍拍伊的肩：

「你買他罷，伊說。『你能夠養他。他可以做你的伴侶。他有一磅的價值——這鳥若果用半個Crown（英幣名）買到，你可以再以十先令賣出去！』」

「四佛郎！四佛郎！夫人！那人叫道。『一個能夠晚禱，能夠講經的鸚鵡……非常的東西！靈異的東西！』」

巴典夫人掏出銀子來，用一個小小的籠子盛着這個綠身藍頭的鳥兒。

伊馬上拿回家中，掛籠子在燕居室裏。但是當伊打開籠子的門放進些飲料的時候，給鸚鵡在伊指頭上啄了一口，流出些血來。

伊勸導他：「作惡的鳥兒呵！」但是鸚鵡在含怒看着已經變換的新居和新女主人的時候，伊於是把食品放進去。

第二天清晨，巴典夫人聽聞一個清晰，宏壯的聲音——和巴典的聲音一樣——叫道：

「好呀！你還不起來麼，懶骨頭？」

伊十分恐懼，把頭藏入被窩去。伊可怖的丈夫，早晨時常這般說的……伊很顫慄，很柔順，低聲自語道：

「上帝呵，他在這裏！上帝呵，巴典已經回來了！」幾分鐘過後，室中又岑寂起了。伊打冷顫，不敢把眼睛打開——以為他站在旁邊，守着伊，預備打伊了。

他看看沒有甚麼，只有日光從玻璃射進來，伊想：「他一定躲起來了。」

伊等了許久，伊重復想道：

「我在作夢罷。」伊再閉伊的眼，不斷的作這般解釋。

忽然間，這可怖的聲音似乎相去很近，又反覆說道：

「好運呵，你這污穢懶惰的婦人！你難道整天睡在床上麼？——」

伊爲許久以前的服從習慣所刺激，便躍下床來。伊從前的服從，伊永不忘却伊丈夫的聲音，雖多年之後伊不敢不服從的。於是伊說：

「我在這裏，巴典！你有甚吩咐呢？」

但巴典沒有回答。

伊恐怖起來，周圍驚顧——櫃子裏，床和椅之下。但伊沒有看見誰藏在那裏；伊坐下椅子，伊瘋了，伊信爲巴典或巴典的靈魂在屋裏。

伊偶然想及穀倉來。他登上那裏，預備在高處撲伊，是無疑了……或者他飄流到食人的島嶼中，最近才能夠逃脫出來。而他的聲音更比往時爲可怖了……無疑，

他生成是極野蠻的！

伊出來走入穀倉去，站在登倉的梯子底下叫道：

「巴典，你上在那裏麼？」

但巴典沒有回答。

伊出來，心裏忐忑跳個不住，去找燈籠。伊再回來，循梯上去。但上面空無一物，靜寂異常。

第斯麗坐在草團上，啼起來；伊在坐的時候，發生更可懼的驚恐，伊從一個房子裏聞到巴典在那裏自語：

他似乎聲音很震的，反覆說道：「天氣很壞。大風。天氣很壞……而，上帝，我須食我的早餐了！」

伊向穀倉的小窗大聲呼道：

「我就要送來了，巴典！我在替你弄點肉湯，不要惱我，巴典。我就來了！」

伊很急速的落梯子。伊走到房子的時候，並沒有人。伊覺得所有的氣力都喪失了，似乎死人的手在觸着伊。伊剛想呼助於隣人的時候，耳邊一個聲音叫道：

「上帝，我須食我的早餐了……」

籠子裏的鸚鵡，正張着疑慮含怒的圓眼睛等待伊，伊也一言不發的看着這鳥。過了一會，伊喃喃的說道：「呵這原來是你！」

他不絕的向伊點頭。

「是你等候。是你等候。你想怎樣的捶打？」

巴典夫人十分明白所遇的事情了。伊好似覺得死人用狡猾的方法回來。伊沒有讀書，並沒聞過或想過投胎再生的事情；可是伊總判定伊的丈夫用某種方法入到屋子裏。

他回來磨折伊了。伊永遠，永遠不能脫去他的專制……他又將終日咒罵伊，打伊了；他向伊咒罵，所有的鄰人都會聽聞，都會向伊取笑的。同樣的老生活，又將復現到伊身上了。

同樣？不——更壞，一定的。巴典因為出去捕魚，給伊幾天的安靜。但巴典的精神並不如此，他的精神時常要

磨折伊的……

想到這裏，第斯麗跌起伊的腳來。伊不能夠忍受了。必定要有些方法才好……

伊完全明白了，伊要怎樣做法。伊打開籠子去攪那個鸚鵡，他和伊奮鬥，嘴爪並用，破損伊的皮膚。但伊用伊雙手的全力，終於捉住他了。伊盡力向地上一擲，很迷亂忿怒的把他蹴踏……伊使得這可憐的小鳥變成一團綠色的羽塊……清脆的聲音是沒有了；藍色的小頭垂下了，綠色的身體是不會抵抗了。

於是伊把死鳥包在一幅布裏，恰似伊把一個細小的死屍包在壽衣裏一樣。伊更換了衣服便向海邊碼頭去。

海水浩浩瀚瀚，十分灰沉悲悶。靜蕭蕭的不見一個船，也沒一人在岸。伊把布包一振，死的小鳥跌了出來……海水把他捲去，頃刻不見，直向很長的海平線之外去了。

於是伊回到家中，受了迷信的紛擾，跪在空籠子之前，求上帝的恩赦，似乎伊犯了莫大的罪戾的。

然伊禱告愈堅，痛苦愈甚，一種兇殘的感覺急激的反射……伊心中起了不可壓止的強烈的希望，望伊的

可怖，極不幸，極不自然的事……

伊髮髻自己殺了自己的丈夫——髮髻做了些極丈夫永遠不再從海上回家來……

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廣州

學詩試筆

何太癡女士

四月二日寄示蕙珍

昨爲友人約往遊礮台灣。抵彼時尙早。日未上三竿。離車不多路。浦江已在望。極目眺四野。水色正蒼茫。友人示我鏡（望遠鏡）可以達遠觀。崇形甚小。一舟海中航。置蔭江岸邊。飲酒路之傍。我有歌詩興。高呼苦不揚。友有善曲者。引頸爲我唱。騎者因駐馬。海波爲不漾。飲盡高粱酒。豆豉充飢腸。遊人興未已。尤欲到寶山。岸行二里許。寶山已在望。犬驚生客至。搖尾復倉皇。入城街市小。僅可二人行。居民尙樸素。形態亦荒涼。北出望江門。復至吳淞岸。植樹爲紀念。留待他年看。歸家時未遲。下午三點半。此行無君俱。心中亦悵悵。

清明日思始作

清明未得暇。欲出復不能。窗前憶始母。惟淚祝幽魂。記得去年清明日。長途提酒又攜樽。燈前三叩首。掃去一冥塵。今日未得暇。徒有思親深。嗟呼。始母亦有憐兒意。慰兒癡思在夢魂。

三月一日爲余之誕辰。堂前俱鬧賀壽。余獨思友悵然。

最怕三月初一日。一種舊事上心頭。堂前俱鬧賀壽酒。余獨無言百般憂。記得當年今日夜。窗前無人彼獨留。私語直至三更後。雞報曉時尙未休。彼人嫁去音無有。未知亦憶今日否。安得無此三一日。了却今生恨悠悠。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

暑期學校

招收學員

英語正音科

師範講習科

國語正音科

■ 期 間

七月十六日起至八月四日止

■ 地 點

上海寶山路寶興西里尙公學校內

■ 講 師

二十四人均係國內專門學者

■ 學 費

每科二元兼入兩科者共三元

■ 簡 章

函索即寄

■ 報 名 處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寶山路寶興西里尙公學校

荒服鴻飛記

第二十二回

識行藏複室救蛾眉

謀革命朱門集狐鼠

哈沙道。我是昨夜到此地的。在達巴利斯上車時。遇着一大批軍士。向他們探聽。纔知道是奉着大元帥的命令。前來平亂的。我同他們一起到了城外。因為天晚。不及進城。其時又飢又渴。並且辛苦之後。很想找些娛樂。所以到波斯街一個舞妓家中借宿。那個舞妓。是德黑蘭人。同我要好。他家中食品雖少。酒却很多。還有許多紙烟。見了面。他告訴我這裏那個紅鬚僕人。常到他那邊去。說是去了。常常要舞妓替他拂拭他的紅鬚。還要教舞妓找糖果喂他。他很喜歡這個舞妓。任他怎樣侮弄他。他從不生氣。只是那舞妓却瞧不起他。常在背後罵他。這也是婦人的常



態。天地間本來沒有一個婦人可以信託得的。我到裏面。不多一回。他也來了。舞妓把我藏在榻下。去應酬他。裝着很親熱的盤問他這幾天所做的事。他看見舞妓待他好。又自己斟着一盃酒。湊他到嘴唇邊給他喝。他喝上幾盃。漸漸吐出真言來。舞妓又向他打聽他的主婦的近狀。他笑着告訴舞妓說。他那主婦。很恨一個英國女子。因為他也愛上主婦的情人。所以要設法除了他。以免後患。已經哄着那個女子。說是小路寒冷。上路恐怕女子經受不起。主婦有件貂大氅。可以送他。教那女子明天私自來取。以便上路之後。穿着出來。好教愛他的人看了歡喜。講明白。主婦第二天送個杏核過去。中間藏着幾顆珠子。就是幾時可以去的暗號。那女子不知就裏。以為夫人真的待他

有情。已經答應一定前去領取。主婦却私下報告一個姓蘇琪的俄人。這一個俄人。主婦在主人席上見過。知道他想劫取那個英國女子。所以主婦作為替他出力。答應他把女子誘來。藏在主婦房中。約定明天午後四時。教蘇琪親自來取。只是主婦自己却不願見蘇琪。已經同他情人約定。到那個時候。先蘇琪一步帶主婦逃出基富利。所以那個英國女子。明天就要受一顆杏核三顆珠子的審了。他是他主婦的助手。是他主婦的心腹。不日也要回德黑蘭去。還要帶着舞妓同去。省得在卡拉河邊挨餓。到飲過了酒。吸足了烟。他便走了。我等他走後。從榻下出來。因為舞妓幫着我打聽着許多新聞。我送了些錢給他。這同舞妓譏諷了他一回。我就睡了。醒來已經是正午。趕着上市場去買了這套衣服同假鬚。就上這裏來。因為我的計策已經決定。吳德溥道。你為什麼不上旅館來報告我呢。哈沙道。最好的方法。是把陰謀家當着犯事時候破獲他。從今以後。夫人就在你掌握之中。任憑你要怎樣。他都不

敢違抗。若是我居於你的地位。把他帶上德黑蘭。做一個奴隸。雖然他陰謀百出。打他一兩頓。也就馴伏了。吳德溥道。你也知道你的方法。我是不願做的。哈沙道。這也是實話。你是西方人。我是東方人。當然不能強同。只是婦人是不能信任的一種動物。還是用我的方法來得安穩。就是我們捨命救出來的那個蘆雪。他瞞着你來此地。勞你跋涉。可見也是靠不住的。吳德溥微笑道。你若是說蘆雪騙我。却是冤他。他今天到此地來。雖是不智。却沒有含着不良的意見。短處在過信夫人。只是這過信的短處。也可原諒。他以為夫人是他長途伴侶。夫人送大幣給他。是相愛的深。纔請着我們出來。既是深信夫人。怎會疑他含有別種歹意。所以纔坦然而來的。誰知道有什麼危險呢。哈沙道。你不能說他不愚啊。吳德溥道。不智而已。哈沙欣然道。對啦。這就是我說的。天地間的婦人。沒一個可以信任的一個鐵證。無論怎樣夫人的狡猾。蘆雪的愛着虛榮。自投羅網。總是一般難以信任。造物造這班女人。是都沒有給

他聰明忠信的道德性的。吳德溥聽了，忍不住又大笑起來。他同哈沙雖是情同骨肉，却因種族關係，目光理論，有許多不同地方。雖有時要爭辯幾句，却各人尊重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不肯強人苟同。吳德溥既然知道蘆雪確在樓中，就想立刻去放他出來。同哈沙商議。哈沙的意思，要候蘇琪來，先殺蘇琪，再救蘆雪。他說蘇琪快來了。他一定還帶着些羽黨同來。我們何不就此拿他。吳德溥道：蘆雪現在險地，我不願使他受驚。哈沙道：我們守着蘇琪進來，立刻將他殺了。豈不乾淨。你還記得以前的事嗎。我們饒他，他却還是苦苦相追。難道給他擾得不够。此番還讓他漏網嗎。吳德溥道：你放心。我們不殺。總統奇善庫理會殺他。這一次他是避不掉的。了。奇善庫理已同苦魯泡金聯合。苦魯泡金前一二十天在北高加索同赤黨戰爭。屢戰皆捷。蘇琪歸路已絕。他自己還在夢中哩。哈沙道：雖是如此，他狡猾非常。囊中有錢，羽黨又多，恐怕還要給他漏網。吳德溥道：這也慮得很。只是現在第一件重要的事。

是救蘆雪。他受禁已經多時，不要把他急壞了。我們只用五分鐘功夫，就可以將他救出此地。一同就道。哈沙微笑道：那一位呢。你打算怎樣。還是把他鎖在房中。等蘇琪來取。還是帶他同走。我看還是用他陷害人的方法。收拾他來得痛快。我很願意他給蘇琪取去。吳德溥道：他雖然心懷不良，謀陷蘆雪，却總是個婦人。我不忍這般收拾他。哈沙道：既如此，你帶他上德黑蘭做個外室也好。吳德溥搖頭道：這個，你知道我是不幹的。哈沙有些焦燥，叫道：啊，你真難伺候。這兩種方法都不錯，你却都不願意做。這就難了。吳德溥道：還有第三種方法哩。這種方法是聽他自便。哈沙聽着，拿兩手向上一舉，眉毛向上一抬，也不再辯。吳德溥道：我們上樓之後，我先藏了起來。你想方法把夫人調開。我趁空將蘆雪放出。潛行離開此地。簡直不去當面揭破夫人隱情。好在我們立刻登程。後會無期。何必再招是非。哈沙道：調開夫人，很是容易。他想離開某富利。一定要多備資斧。我去拿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擱在客廳

桌上報告他說是新近發見。或者是主人的東西遺忘在客廳桌上。請他的示。作何處分。他聽說有錢。一定自己下來的。商議定了。兩人躡足登樓。吳德溥躲入窗帷裏面。哈沙放重脚步去見夫人。吳德溥聽見他們講話聲音。隨後一陣脚步聲音。下樓去了。知道已經將夫人調開。從隱避處飛步走入夫人退息室。看見房的盡頭處。繡幕低垂。彷彿是一座門。揭開幕一看。果然不錯。鎖門中恰好留着鑰匙在內。趕緊將鑰匙一撥。門已洞開。蘆雪站在窗前。聽見門響。掉過頭來。吳德溥見他雙蛾緊蹙。玉淚縱橫。手中一方手帕都已濕透。一見吳德溥。不覺喜逐顏開。跑過來拉住他一只手。哽咽着道。靖。靖。吳德溥道。蘆雪。不要害怕他。他決不敢傷害你。哈沙同我都在此地保護着你。立刻回旅館去。蘆雪道。我的信你收到嗎。吳德溥微笑道。那杏核同玫瑰花瓣嗎。蘆雪道。正是。我把他交給一個花白鬚的波斯人。還把囊中的錢全給了他。他答應我轉交的。他雖是此間的一個僕人。我禱告着天。求天幫助我不要讓那

波斯人騙我。吳德溥道。我收到的了。蘆雪道。這樣說。我給他那幾個錢。還不夠謝他哩。我很想多給他些。吳德溥道。將來自有機緣。你那杏核。我却要保守着。蘆雪道。爲什麼呢。吳德溥道。因爲哈沙常說。天地間的女人都信任不來的。起初我很反對他這句話。現在却不能不信。你以前不是說過。無論如何。不願意同人家這般的通信。對於用玫瑰油精。尤其反對。這一回却緣何又學樣起來呢。蘆雪聽了。羞得紅霞侵頰。認罪道。這真我的不是。我認罪了。從今日起。這個玫瑰油精。是我最恨的東西。因爲一聞他的香味。教我想起這所宅子這間屋子這個婦人來。教我難受。吳德溥道。你恨得不錯。我們走罷。夫人同哈沙還在樓下。我們趁他不見。溜下樓去便了。只是你還得把房間鎖上。好教夫人以爲你還在裏面哩。不料他們剛要走出退息室去。只見夫人已在室外。背着門站着。大概他改變宗旨。教哈沙去取錢。自己仍回樓上等着。吳德溥等走到門邊。剛好哈沙在樓下取着鈔票上來。一眼看見吳德溥同蘆

雪。知道這一回夫人要受一種意外的恐怖。面上露出些得意神色來。夫人見他拿着鈔票。伸手向他索取。哈沙縮住手不給他。喃喃的道。夫人。我找到這個。難道一些賞犒都沒有嗎。夫人怒罵道。賊狗奴。你不趕快給我。你的賞犒。就是背上給你二十皮鞭。哈沙聽了。將鈔票向懷中一塞。道。既這般。我就全收了。夫人愈加生氣。罵道。你這畜類。我們看着。等我去拿一支手槍來。保管教你跪着求饒。說着一旋身。怒冲冲要回房中取手槍去。不料同吳德溥。蘆雪撞了一個滿懷。吳德溥又聞到那股玫瑰香味。想起他的陰謀。彷彿像玫瑰花中一條毒蛇一般。不覺望而生畏。夫人驀地裏見着他兩人。起初自然心驚。但是立刻鎮靜下去。叫道。靖。你來催我同行了嗎。很好。我已整理完畢。立刻可以動身。蘆雪姑娘。你從那裏來。吳德溥道。我方纔在你退息室裏面救出來。他給人監禁在內。夫人失聲驚詫道。監禁在內。吳德溥道。不錯。蘆雪道。夫人。你難道忘了。就是你接我進房。把我引到裏面去的。夫人道。你難道瘋了不

成。爲什麼這般胡說。我只知道你要來看我。誰還想得到你今天會來呢。至於監禁你的話。我一些不知。論不定就是這個新來僕人幹的。我很疑心他不是一個善良之輩。他自己說是我那僕人的叔叔。現在知道也是假的。哈沙閉閉的答道。夫人疑得不錯。我並不是你僕人的叔叔。夫人道。這位姑娘。是你鎖在裏房的嗎。哈沙道。不是。那是你的僕人幹的。你教我斟酒的時候。這位姑娘已經在房內。那盃酒是夫人教我斟給他喝的。後來到了外房。夫人吩咐我若是這個美國人來。教我引他上來。末了。夫人還說起等一個俄國人來。就把這位姑娘交他帶去。夫人聽了。很很的瞪了他一眼。迴過頭去。和聲向吳德溥道。這裏大有誤會。只是亂黨起事的時候漸近。我們得早離險地爲是。等出了基富利。在路上再談何如。吳德溥剛待開言。忽然樓下總門砰訇一聲。豁然大開。彷彿有許多人進來。足音窸然。隨後就是一聲口令。有許多槍托着地聲音。這裏人剛進門。全市街道彷彿得着暗號。頓時起了騷亂。先是

遠遠一個猛烈炸彈爆裂聲響。後來槍聲四起。喊殺的聲音。同怒潮一般。時起時落。把樓上的人都楞住了。吳德溥低問哈沙。樓下是什麼人。夫人低低的答道。是我丈夫同蘇琪等一班羽黨。還有些受他們指揮的軍隊。我們快走罷。吳德溥道。這般看來。他們打算把此間作爲大本營了。夫人道。不錯。我也是這般想。這裏作爲大本營。他們以爲是很安穩的。沒有人會找來。現在我們得趕快避纔好。宅中有一座下人用的樓梯。從那裏下去。要安穩一些。那座樓梯。在西廊裏哩。吳德溥教哈沙先去探路。大衆隨後跟着。這時候樓下講話聲音很響。吳德溥潛行到樓梯邊去竊聽。只聽得伯爵在那裏抱怨蘇琪。說他是瘋狂了。纔想把此地作爲大本營。既不能同百姓們通信。却容易受炮火的攻擊。蘇琪道。我們通信員很多。消息不怕遲鈍。政府裏的人。此刻一定在各處搜尋我們。他們萬不會疑心到你這裏。你何必這般着急。你對於你夫人。既肯將他犧牲。

爲何對於無情的身外之物。却捨不得起來。你既然投身入黨。是不能顧恤的呀。伯爵怒道。這宅子是我個人的私產。你也得尊重一些。蘇琪獰笑道。遵照我們黨綱。凡是身外之物。都屬公衆所有。沒有屬於私人的。若是不肯爲着公衆的目的犧牲他。你的入黨。就是沒有忠心。說着。吩咐手下軍士將門外汽車裏子彈軍械悉數運入室中。室中器俱。堆疊起來。以便扼守此宅。靜待各處捷音。吳德溥退到原地。見夫人同蘆雪雖是站在一起。却沒有交談。哈沙也來了。吳德溥問他消息如何。哈沙道。樓下廚房有四個兵士守着。都是俄人。吳德溥道。宅中總數共有多少敵人。哈沙道。不知。我正想下去一探。吳德溥道。不太冒險嗎。哈沙道。不怕。我是宅內的僕人。在各處走動。諒來不致犯疑。好在若有危險。身邊匕首手槍。都也端整。說着。放大膽走下樓去。

未完



希臘
故事 海

(A. Karkaritsas)

(續前)

夏時

(四)

三年過去了，這三年我同瑪利在伊父親的村裏名叫特拉皮的度過去了。這是三年的真生活。我學會了怎樣用鴨嘴鋤，同着我的妻子在花果園葡萄園和田地中做工。因工作與愛，我毫不覺着光陰過去了。我們放下了鋤頭時，就在香櫞樹下，彼此追逐着，如同雀鳥剛剛學飛似的。伊的話接着我的話，伊的脣接着我的脣。我學着怎樣繞着香櫞樹四面掘，怎樣搖籐，怎樣耕田。我又練熟了怎樣摘取香櫞；到了八月，怎樣去摘葡萄；到了收割的時候，怎樣去割麥。我從香櫞上掙着五十元，葡萄上二十元，麥子上四十元；此外還留着明年的籽，和家中一年的食用。這

是第一次我知道什麼叫做掙錢；也知道十分的工作，必能得着豐富的報酬。無語的地面，變出千百種的態度，顏色，形狀，生出香氣，葉子，和花，表示我照護他們的謝感心。若是我耕地，這被耕的一條痕，就在那裏留着。他接受種子，很慇懃的躲避飛蟲，於是他又給這籽暖氣和溫氣，等到後來他就漸漸露出青色的嫩葉，吸受露水，後來就有黃金色的成熟。地土好像是說：「你瞧我怎樣使他長成了。」若是我替葡萄籐修剪着的時候，他似乎是感激下淚的樣兒，後來又歡欣鼓舞的放出小花來，如同美麗的蝴蝶似的，後來又榮榮的懸掛着新實。若是我修刈香櫞樹，他就輕柔的伸起來，放出用他的壯枝造成美麗而奇

異的樹蔭，使我們身體得着涼蔭，躲過午時的炎熱，晚上我們睡的時候，並且送來他的清香，後來又結出黃金的菓實供養我們。

是啊，陸地真是上帝所祝福的，決不像那無情的惡怪，立刻消去我們所開的皺痕，發出伊種種妒嫉的表示，使人時時刻刻覺得大限臨到了。（指海而言）你們人們無論如何的讚美伊，諂媚伊，歌頌伊，伊的回答總是將你逼得遠遠的；在你面前發出恨恨的怨聲，或是發出猛獅的狂吼，張着大口預備吞嚥你。該隱犯罪之後，（見舊約聖經創世記）必定是被罰做以航海為生的人。

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就回到村中。瑪利必定雜在伊的羊羣中抖着，他們的鈴鐺發出快樂的聲音。我就捐着鋤頭，揀着一匹驢子，載着我們應用的柴炭。到了家中，瑪利打火燒晚飯，我就點上煙斗，坐在門檻上，瞧那些忙碌的蜜蜂，散在牆上，和花中可憐的小花，並無別的希望，只想我們給伊一坯土，和一點水，伊就給我們送出一陣陣的

清香味。

從此處我就同鄰舍們彼此問安，這種問安的聲音，都是從真心裏面發出來的：

「願你晚安！」

「願你晚安！」

「祝你好睡！」

「祝你幸運！」

我這時並不用急急的去瞧天色。我並不用去瞧月亮的位置和星辰抖着的光，風的方向和昴宿的出現。到了夜中，我在我愛者的手臂上拋錨，世界那裏還有比這要平安的港口呢！

前二年的光陰，是如此過去的，現在輪到第三年了；二月的一個禮拜日，我同妻子渡海到聖尼可拉禮拜堂。伊的表兄瑪拉摩船主，替他的新船行取名禮，請我們去參與這個盛會，這天很晴和，使我甦醒了這長久的困頓，船塢上面擺滿了木料，船桅樑柱木片和木屑。空氣中含滿了

海水和新鋸木料的氣味，和柏油繩鐵等的氣味。蔴和鐵片堆積成山，從海岸的這一頭到那一頭，擺列着一排小艇，漆着很美的顏色，大船側着小船，將繩索都取去了，船身都用海草貝殼等裝飾起來，還有船桅小艇快艇等等，一排排的列着，有的只有船身，有的裝上了別的東西，有的還只造成一半。凡是水手要用的器具，無一不備，凡是水手們所夢想的希望，野心，都可以在一片金沙的海灘上活潑的呈現着。客人們——全島的好像都來了——

有老人，小孩，老婦，幼女，穿着禮拜的衣服，東西游覽，小孩子們隨處跳躍，這些人都握着他們自己的一部東西，現着驕傲的樣兒，同他們說話，當他們是活人一樣，老於經驗，都較量船的大小，速度，重量，計算將來的贏利，向造船主說出許多忠告的話。最後他們就祝福各船主，願他們船上的鐵釘都變成金的。

馬拉摩船主的船，在塢中擺着，兩邊撐着些支木，如同一隻碩大的蜈蚣，爬在沙灘上似的。他的船頭灣着，如同美

麗的佩刀一樣，舵上紮滿了花圈。青草的場上，一片純青色，下邊鋪着一片大海，不時向船脚下沖過一點水來，伊極力展出伊的魔力，使水中的鹹氣，變作香氣，唱着伊的小歌：「來罷！來睡在我的胸上。我吻你，賜給你生命，我將靈氣吹在你心裏，使你能有很壯的翅膀飛着。你爲什麼躺在那裏如同一堆死木料沉沉的睡着？你難道不覺得林中生活的麻痺和疲倦麼？你真可恥啊！來罷！來到日光空氣和光亮的下面罷！來與波浪角力，勝過他，跨在他身上！挺起胸來，迎着狂風，將他撕成碎片。你將成爲鯨魚的情敵，海馬的朋友，海鳥的安撫者，水手的歌和船主的驕傲。來罷！新婦啊！來罷！」船聽見這種歌聲，也似呼引動起來，急望離開這懶惰的床。

船的週圍站滿了客人。馬拉摩船主帶着剃得光光鮮鮮的笑臉，穿着最美的衣服，胸前拖着極寬的領帶。他的妻子，靠近他站着，穿着綢衣如同新婦一樣。他們如同再婚一次似的，琴聲鼓聲彈着喜樂的調兒，那種氣概，好像是

要將這種好消息傳遍地球似的。

你肯相信麼？我心裏一點也不快樂。我坐在海與海水接近的地方，我瞧着伊的小水頭滾到我腳前來，心裏不禁充滿了憂愁。我的第一個情人，好久不見面了，現在又在我面前來了，年青而貌美，穿着紫藍色的衣服。伊的臉上，帶着完全快樂的笑容，我想伊的眼睛，一定注視着我，有許多話要同我伸訴似的。

「無信實的人，欺騙者，怯懦者！」

我畫着十字架，自己說道：「撒旦（鬼王）退下去罷！」

我想走開，但是我的腳拒絕我。我全身如同重鉛一樣，附在磐石上，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靈魂，都完全被伊幾句憂愁的伸訴抓住了。

「無信實的人，欺騙者，怯懦者！」

我差不多流下淚來了。我對於海的恨心，伊的暴虐，伊的罪惡，不能安息的夜，和我無益的操作，都從我心上化去，如同夢影一般。我只記得我的第一種快樂，傾心於海的

快樂，在伊上面遊行的可愛，危險的奇力，逃出他們的欣樂和水手無羈累的生命。所有種種的幸福，却只因一個婦人喪去了。

我聽得旁邊一個聲音說道：「我的生命，什麼事使你如此深思？」我轉面瞧着是瑪利美麗而帶着笑容，輕小的身體，鮮紅的嘴唇，滿滿的酥胸，碧亮的眼睛，漆黑的頭髮。我頓時覺得有罪，好像被伊捉住了我欺騙的行爲似的。我嗚嗚着道：「無事，並沒有什麼事！請你伸手拉我起來，我覺得有點昏昏的。」

我緊緊抓住伊的手，好像我正在危險之中，將要落到冷而黑的深淵中去似的。牧師穿着法衣正對着新船讀禱告文。造船者正在那裏下命令：

「將支木去了，放鬆船頭，將週身都弄鬆動！」

支船的木頭，一隻隻的抽去了，船身抖索着，好像剛才驚醒，不願意去就伊的新生命一樣。小孩子們爬上船去，從船頭跑到船尾，從左艇跑到右艇，嘈嘈雜雜，就如一羣羊

一樣。

許多手都放在撐木的地方，將船拉着。造船匠分咐道：

「放伊去罷！」

在許多人結合和力量上船發出吼聲，又抖顫起來，後來就如鴨子一樣，晃着水去了；上面立着許多青年水手。岸邊的水手和客人們，都用樹枝蘸水向船主夫婦洒着，喊道：「船主馬拉摩！祝你船幸運！祝你的船幸運！惟願你船上的鐵釘，將來都變成黃金！」

在那時候，有一個小孩子，失足從船上跌下水去。我立時不顧衣服就跳在水中。再洩一下水，我就將小孩子抓住救上岸來。我雖然救了小孩，但是海水的圈套，將我套住，却沒有人來救我。從這時起，我不能睡，也不能安息。快樂幸福，已永遠離開我去了。我跳在海裏，伊溫暖的水，將我摟抱住，牽住我的靈魂，使我成爲伊的奴隸。我覺得一觸着伊，就如親着溫暖的吻，在我背上通了電流。我睜着眼睛，明明瞧着我面前有一個藍衣的新婦，年青，歡欣，溫

柔，遠遠的對我點頭，叫我跟隨伊去。我聽見伊呼着道：「來啊！來啊！」我不能操作了。我勉力跑到我的果園田地去，我覺得都有圍牆罩着很狹小。香櫞樹的蔭，又冷又重。葡萄樹的籐子，現得十分醜惡，如同蝦鬚一樣。田地中的痕跡很賤。因此我日日到海邊去覓水。我覺得觸着伊有一種快感。我急着去攬住伊的鹽味，在海草中吞着幸福，如同睡在絲綢的榻上。我費許多時光去捉那些小海魚海蟹。我常常跑到碼頭上去鑽在水手堆裏，聽聽他們說些航海遊行風雨沉船等的事。他們幾乎不肯聽我。你瞧我不過是一個農夫，一個老農夫，他們是些水手，海面的鳥。白楊怎能與大黃比呢？他怎肯俯身去瞧他脚下的小草呢？他們在人羣裏並沒將我算在數中。青年的水手，很奇怪的看着我，好像是說：「這個鬼物，從什麼地方來的？」老年的水手，顧念舊情，稍稍向我說一兩句話道：「羊尼！你現在可是被繩索拴得很緊了，你也不必怕風和海了。你已經永遠下錨了。」

他們的眼睛表示着一種可憐的態度。我能猜出他們的意思，是說：「你是一個死人！你並不是屬於於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跑到海邊上去，將我的愁怨都告訴波浪。我想起從前曾經自己親手造過小船。我的技藝，現在已經成熟，能夠造出真正的船槳和篷等東西，我的幻想又燃燒起來，好像造了一隻三層篷的大船。我好像又變成了小孩子了。

我一次對妻子說道：「瑪利沒有什麼能力再能爲力了。聖人和誓言，不能減去我的煩惱。我是海的兒子。伊呼喊着，我一定要去。遲早我總要去。做我的舊職業。不然，我就不能生活。」

伊一聽見我這話，就悲慟起來。最後伊纔知道這個毒蛇早已在暗地裏咬着伊了。

伊哭着道：「你的職業！你的職業！不過是一個水手——又要受苦去了。」

「是啊，一個水手！我沒有法子。海正呼叫我呢！」

但是伊不能明白這個道理。伊也不肯聽我的話。伊哭着禱告。伊伸手臂來抱住我，緊緊的抱住，吻我，絕望的攥住我，現出妒嫉的樣兒，使我去瞧海中的苦工危險和沉船等事。伊咒着海，說海的無數壞處，咒咀海如同咒咀情敵一樣。但是毫無效益。伊的吻和柔臂不能再細住我了。樣東西，就是我的床，我都覺得討厭似的。

一天黃昏，太陽剛落，我坐在海邊石頭上，挑起舊思想來。我瞧着一隻大船在海上行着，扯滿了篷跑着風。瞧去就如海中的一片奇光。伊的桅杆同各種東西，都漆着一種希奇的顏色，與天空的藍色相映掩。我瞧見了伊的前篷後篷，頂篷和各種東西。我想信我能瞧見伊的小牌子，我的眼睛如同有透視的力，能將木頭變成水晶，瞧到船底的深處。我能瞧見船主的小艙中，懸着聖尼可拉的神像，面前點着永不熄滅的燭。我能瞧出水手們的木箱，聽見他們簡單的談話，聞着他們身上的酸氣。我能瞧見他們的廚房水櫃吸水筒絞繃車。我的靈魂，就如一個思巢的

小鳥，曾在大船上棲宿過的。我聽見風吹過篷繩，唱出神聖的水手的生命。在我眼前覺得有許多少女，披着黃髮或黑髮，藍眼睛或黑眼睛，帶着花露出胸脯，在遠處送吻給我。我又瞧着到了熱鬧的口岸，店中擺滿了煙和酒，並有琴聲笛聲響着。忽然之間，有一個水手指着我，對他的同伴說道：

「那裏有一個人，他宣佈說：海是可恐怖的！」

我跳起來如同狂了似的。我決不是因着恐怖！我想決不

是因着恐怖使跑回家去。瑪利到河邊去了。這樣更好。我

從枕下取出一袋錢，望了我的床一眼，肩上背起一包衣服，如同賊似的溜了出去。我到聖尼可拉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我急忙跳上一隻小艇，向大船搖了去。

生命對於我真是一個罪人。若你問我覺得憂愁否，我真不知如何對答，就是我此時再回島去，我也不能得着平安。

海召呼我了

(完)



四十五日
內生新皮

有人曾患極劇之皮膚病十五年已身無完膚然竟能於四十五日內完全治愈新皮重生無痛苦無餘癬亦無刺激 無他 彼只用此新而又奇之藥水——拉福祿——洗患處而已此乃最新之法足使皮膚病絕跡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六號漢彌敦英行經理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册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蹟之知識。而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晰。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天象	教育	算術	東啓	政治	交通	租稅	蠶桑	美術	飲食	運動
時序	倫理	簿記	尺牘	法律	郵電	商業	染織	衛生	居住	遊戲
地理	文學	公文	楹聯	外交	財政	農業	製造	保育	家庭	音樂
歷史	書畫	契約	禮制	軍政	經濟	畜產	博物	衣服	醫藥	術數

全二册 定價六元

○ 日用百科全書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又有感恩之父親聲稱嬰孩自

己藥片之功效

尋常成人之藥品與小兒服用殊嫌其猛烈嬰孩自己藥片藥性極和平穩妥功效神速自最幼甫生之嬰兒起至六七歲成童之孩子止均可服用甚為相宜也

不必再為憂慮



年纔三歲曾患胃不消化飲食甚稀且有寒熱痰厥以及便閉等症夜不安睡啼哭少鬧使余甚為憂慮然嬰孩自己藥片正是絕對聖藥服後食甘睡寧且體量增重身漸強壯鄙人深信嬰孩自己藥片之靈丹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郵票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瑞成吉港巴路兆號全謝如先生幼女

服用紅色清導丸可也

肝陽上升 疾病頭痛 係由大便閉結肝經失調所致是以欲清潔腸胃調和肝經助生胆汁紅色清導丸正是此症之聖藥也

即如天津大經路福祿棧盧龍白恂恆先生來示云鄙人自幼體質喜靜少動故每多胃不消化數日必頭痛胃口

欲治肝陽上升頭痛等患



無味面色黃瘦八年春漫游江南數省加以水土不服病益劇日下瀉血大便祕塞在

再數月至中秋間揚帆北上尙未愈也乃決意至津門養疴所服之藥即清導丸也不半月而病若失何樂如之特此鳴謝紅色清導丸能使血液清涼內腑潔淨且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紅色清導丸一瓶可也

新人物必備新文化書

- | | |
|----------|--------|
| 世界叢書 | 已出十五種 |
| 共學社叢書 | 已出六十五種 |
| 尚志學會叢書 | 已出十四種 |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已出十九種 |
| 新時代叢書 | 已出七種 |
| 新智識叢書 | 已出十四種 |
| 北京大學叢書 | 已出八種 |
| 南京高等師範叢書 | 已出六種 |
| 武昌高等師範叢書 | 已出一種 |
| 大同大學叢書 | 已出一種 |
| 理科叢刊 | 已出一種 |

▲上列叢書十一種都是新文化的
宣傳使者

▲另印「新文化書目」詳載書名價
目承索即寄

百科小叢書

▲是萬有智識的鎖鑰 最有系統的叢書
▲第一期二十四種出版

- | | | |
|-----------|---------|----|
| 氣象學 | 竺可楨 | 一角 |
|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 李仲揆 | 一角 |
| 銀行要義 | 楊端六 | 一角 |
| 中國關稅問題 | 馬寅初 | 一角 |
| 細菌 | 胡先聰 | 一角 |
|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 周樹生 | 一角 |
|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 岑德彰 | 一角 |
| 實驗設計教學法 | 湯深 | 一角 |
| 煤 | 蔣佳瑞 | 二角 |
| 美學淺說 | 鍾家榮 | 二角 |
| 法蘭西文學 | 呂澂 | 一角 |
| 均係各科專家 | 楊雲昌英 | 一角 |
| 深入淺出精要 | 周樹生 | 一角 |
| 無倫門類廣博 | 李守常 | 二角 |
| 定價低廉最易購致書 | 楊端六 | 一角 |
| 目列下 | 顧彭年 | 二角 |
| | 費祥 | 二角 |
| | 劉麟生 | 一角 |
| | 林炯 | 一角 |
| | 王季綸 | 二角 |
| | 謝彬 | 二角 |
| | 孔祥麟 | 一角 |
| | 全國一週 | 一角 |
| | 汽機發達簡明史 | 一角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三 數若干亦請書明。
- 四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五 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 六 稿未請註詳細敘明。
- 七 至稿地點，何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八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九 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
- 十 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十一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十二 (甲)現金。
- 十三 (乙)書券。
- 十四 (丙)本雜誌。
- 十五 豫先函商。若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六 稿時，同時聲明。倘未揭載，其著作權，為本社
- 十七 所有。若稿本經揭載後，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十八 恕不致酬。
- 十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 二十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二十一 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地又(703)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八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定價		每冊	
全年	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每冊一角二分
半年	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每冊一角二分
一冊	一冊	一元二角	每冊一角二分
特刊	特刊	一元二角	每冊一角五分

郵費		本埠		外埠	
國內	本埠	一角三分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八角
國外	本埠	二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八角
郵費	本埠	一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八角
郵費	本埠	一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八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背痛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